

續資治通鑑綱目 十九

121  
21  
47

庫 文 閣 内		漢
函	五九六九	書
冊	一一	類
架	五	

内 閣 文 庫	
番 號	漢 5969
冊 數	21 ( 19 )
函 號	284 4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120  
21  
47

漢書通鑑綱目

館書圖京東			
二	四	別	漢書門
一	一	正	
冊	號	架	函

古史

漢書門			
二		五	
一		九	
冊	架	函	號

不許帶出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四

後學 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 雲間 張 時恭 廣義

起乙未元成宗元貞元年凡十七年

成宗皇帝元貞元年春正月以劉國傑為湖廣平章政事

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諸蠻在澧曰隘丁在辰曰寨兵寨亡皆廢國傑悉復其制又視盜出汶之地置戍三十八所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巨黔中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入朝賜玉帶錦衣旌其功臺臣言國傑在中每傾家貲賞賚將士帝命估償之

二月帝如上都翰林學士承旨留夢炎致仕

上以其在先朝言無所隱厚賜遣之初世祖嘗問夢炎業李優劣於趙孟頫對曰夢炎臣之父執其人重厚篤

賣

於自信好謀能斷有大臣器葉李所讀之書臣皆讀之  
所知所能皆知之能之世祖曰汝以夢炎優於李那  
夢炎為宋狀元至宰相當賈必道誤國依何  
取容李以布衣乃伏闕上書是賢於夢炎也

**發明**

臣逆虜是固逆虜之臣也以前爵書何哉賣國求利甘  
見而不免勒令致仕者則亦使後之臣子安於義命  
母非覲以微利耳然則鴟梟小人徒負不義之名者  
果何益哉如五代書梁禮

**廣義**

觀孟頫論夢炎人品要亦為已而設及世祖右  
葉李而左夢炎于時不知孟頫之顏曾不為之  
乎厚

### 三月安南入貢○地震○夏四月廣京師賑糶米肆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  
石糶之其移每年增糶多至四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為  
豪巧取乃今有司籍貧民戶數驗口給之減  
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餘萬石

### 閩戶蘭州河清

上下三百餘里凡三日

**發明**

河清往往以為國之嘉祥群臣稱賀者有之  
外上表者有之此皆諛臣庸主之通患也善治  
天下者以豐年為瑞也今蘭州河清議者皆謂元之  
靈芝甘露不足為祥也今蘭州河清議者皆謂元之  
祥殊不知綱目未脩則固以為嘉祥綱目既脩則足  
以為災異此綱目取法春秋之意也苟以為嘉祥則  
下文必無陝西旱饑之書矣明乎  
此然後可知君子筆削之深意云  
**廣義**  
河清之事臣前論之備矣非  
瑞也書之所以著胡運之衰

### 重正選法

省臣言合馬桑哥怙勢賣官不別賢否選  
法大壞乃詔麥木督丁與何榮祖等重正之

### 五月陞江南諸縣為州

以戶為差戶四萬五萬者為下州五萬至十萬為中州凡為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戶不及額降連州路州為

### 六月陝西旱饑

行省右丞許袞議發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袞曰民為邦本今飢餒若此若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命入尋下

**發明**

軍旅之後必有凶年此春秋已驗之事也是時軍旅頻興弊政未息而民悲慙之氣足以感召天變而乾旱作矣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畜九年耕必有三年之畜是以雖有凶年民無菜色以其有畜故也成宗即位未幾而災異迭見亦未見其有恐懼脩省之實也既旱而飢民病深矣

**廣義**

許袞可謂識時達權者也同列何足以知之

七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玉昔帖木兒卒○十二月

立皇后伯岳吾氏

二年春正月詔諸王公主駙馬毋輒罪官吏

申丙

時諸王小薛等部曲恣橫擾民駙馬蠻子台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號召至是詔令非奉旨毋輒加罪

**發明**

欲治乎外先治乎內欲正乎疎先正乎親其內不治難以外治外不正乎親難以正疎今成宗禁宗室外戚毋罪官吏是亦能知其弊而革之於已然者乎故書以予之

二月以不忽木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段貞為平

### 章政事

不忽木以與同列多異議久稱疾不出帝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段貞代卿何如不忽木曰貞實勝臣乃拜不忽木為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國朝惟史天澤嘗為之臣不敢當制去重字而以負代為平章政事

廣義 不忽木之於成宗可謂君臣相遇者也然則元之在瀾未創者不忽木為之砥柱也直書于冊

美自見矣

三月帝如上都○夏六月頒官吏贖條格

凡十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瓦老丁言立法貴於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在法外其不在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以輕重少偏

秋八月立捕盜賞格

御史臺臣言內地盜賊衆多乞立條格督責所屬期至蓋城乃詔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時山東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歲凶誘之天時宜且勿論如軍旅不息工役荐興厚飲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力以擒之朝廷知恩以釋之旦脫係累暮即行劫既

槍擄字誤

不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頑定誠非善化所能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既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廣義 孔子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天祥之論不亦當乎但曰民非善化所能移無乃意圓而語

乎滯

括江南隱蔽田

凡伯顏阿木阿里海涯等下江南所據田及權豪隱蔽者悉括之令輸租

冬十月贛州兵起江西行省左丞董士選擊平之

贛州民劉六十聚衆至萬餘建立名號朝廷遣將討之觀望退縮賊勢益盛士選請自往進至興國距其營不百里命將校分兵守地悉置激亂之人於法復誅奸民之為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數日六十就擒餘衆悉散事平士選遣使奏聞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畧不及彼賊事時稱其不伐

贛州月失子四

元成宗七年

四

發明 綱目於盜賊則書兵起以討罪則書擊之然而  
內中國外夷狄之意雖易世而猶未已也其旨

嚴矣

大德元年春正月以也先帖木兒為平章政事。帝如上

都○太后幸五臺山

初為太后建寺於五臺山至是成太后將臨幸之監察  
御史李元禮上疏言五臺山創建寺宇工役俱與供億  
煩重民不聊生伏聞太后臨幸五臺尤不可者有五盛  
夏未稼立茂民食所仰騎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親勞  
聖體經冒風日注復數千里山川之險萬一調養失宜  
悔將何及二也天子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  
法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  
百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為  
教雖窮天下珍玩供養不為喜雖無一物為獻亦不怒  
今太后欲為兆民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  
禮五也伏望回轅中道端處深宮上以循先皇后之懿  
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誠不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

厚享障誤

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其後侍御史萬僧與  
中丞崔彥或有原取元禮章封入奏之曰崔中丞私此漢  
人李御史為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敕完澤不  
忽木鞫之完澤曰往吾亦嘗以此諫太后曰我非喜建  
此寺蓋光帝嘗許為之非汝所知也完澤等入言帝洗  
懼不敢言言者惟一元禮可賞也完澤等入言帝洗  
思良久曰御史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初司程  
陸信等董建寺之役驅迫民夫數千冒險入山谷伐木  
運石死者萬餘人河東燕訪使王忱乘太后幸五臺因  
言建寺本以福民今禍未及而害已甚恐非朝廷意也  
太后聞之為減其役  
仍賜恤死者之家

發明

莊二十年春二月經書夫人姜氏如晉君子譏  
之今太后幸五臺而綱目書者禮義天下之大  
防也其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道不能防閑其  
從人者也夫死從子而成宗失子之道不能防閑其  
母禁亂之所由生彼婦人無故不踰闕堦太后天  
下之母尤非閭里之婦可此擅興土木建寺五臺無  
故離京恣為遊幸成宗未聞發諫惟務阿  
循豈不深可惜哉直書于冊其義自見

寶圖月大廿四

元成宗大德元年

五

廣義

元禮諫后一駟可謂善矣不有完澤不忽木之救亦難乎免于下獄矣孰知胡虜中而有若人

哉也

夏四月朔日食。秋七月河決杞縣蒲口。

先是河決汴梁發下夫三萬塞之至是蒲口復決乃命  
蘇訪使尚文相度形勢為久利之策文言河自陳留抵  
睢東西百有餘里南岸視水高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  
故隄水觀田高三四尺或高下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  
九尺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央千有餘步  
東走歸舊瀆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  
疆逼之上中央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  
水性築長隄以禦汎溢歸德徐邳之民任釋所便避其  
衝突被害民戶量給河南退灘地以為業異時決他所  
亦如之亦一將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便帝從之會  
河朔郡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  
鼈之區塞之便帝復從之是後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  
歲無之而水北入河復故道竟如文言

秋星出奎

發明

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成宗所為靡善故  
逆氣乘之感召天變彼如日者殺陽之宗人君  
之表河決者陰盛之徵扶星者逆氣之乘皆所以兆  
當時之象而警當時之君也成宗制之度外然弗  
懼何其謬哉自書契以來天變之形未有無其應者  
成宗曷不如意耶以當時之天變驗當時之政事則  
天人之理可想見矣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欽察都指揮使牀兀兒攻破  
八鄰之地還擊海都軍敗走之。

八鄰之地時為海都所據牀兀兒帥師踰金山進攻之  
其將估良臺阻吞魯忽河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  
下馬晚坐持弓矢以待牀兀兒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  
其人馬廬帳還次阿雷河與海都援將孛伯遇牀兀兒  
麾軍渡河蹙之孛伯敗走僅以身免



以吳元珪為吏部尚書

時選曹銓注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自視事請謁悉皆謝絕

禁諸王駙馬奪民田

仍禁民間以公私土田呈獻及受其獻者

發明

前書詔諸王駙馬毋輒罪官吏此書禁諸王駙馬奪民田皆所以深予其華弊也成宗其疾幾

憂勤於民事矣

二年春正月增太廟牲用馬

從月赤察兒請也凡舉人祭其馬牲既與三牲同登于俎而割奠之饌復與滷豆俱設將奠牲盤酌馬漣則蒙古太祝升詣第一座呼帝后神諱以致祭年月數牲齊品物致其祝語列室皆如之禮畢則以割奠之餘撒于櫺星門外名曰拋撒茶飯蓋以國俗行事尤所重也

三月以張九思梁德珪並為平章政事

初太子負金卒朝議欲罷詹事院九思時為詹事丞抗言曰皇孫宗社人心所屬詹事正所以輔成道德者柰何罷之尋進拜中書左丞德珪一名梁諸都刺世祖時參知政事治事有敏才京師地震世祖怪州郡報囚之數過多德珪曰當國者急於徵索蔓延收繫以致此爾帝悟為赦中外適負尋拜右丞

罷中外土木之役

先是中書省臣屢言諸王藩戚賜與繁重向之所儲散之殆盡至是遂諭省臣會計天下財帛歲入及賜與營建歲費之數丞相完澤言歲入之數不償所費又豫於至元鈔本借二十萬錠因以節用為請帝為罷中外土木之役

帝如上都○開鐵幡竿渠

時欲開鐵幡竿渠召郭守敬至上都議之守敬曰頻年山水暴下非大為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工

費以其言為過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犯行殿帝謂省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爾

**發明**

上書罷土木之役所以其省無益也然而土木之役罷未幾而開鐵幡竿渠即見於下曾謂開渠非土木之役乎蓋由其心無定主因物有遷前因完澤之言而罷土木之役此因郭守敬之言而開鐵幡竿渠則其易惑難曉朝令夕改不於是而可見乎此而觀之則成宗之治國蓋可見矣

三月以兩淮閒田給蒙古軍○夏五月以何榮祖為平章

政事○六月徵湖廣夏稅

初阿里海涯下湖廣罷宋夏稅用內郡例改科門離每戶一貫二錢蓋是夏稅增鈔五萬餘錠至是宣慰張國紀復請科夏稅與門離併徵湖湘重罹其害御史臺以為言詔趣罷之尋復改門離為夏稅而併徵之每戶計三貫四錢之上視江浙西為差重云

學生上言陛下不能與大計乞罷政不待報徑去已而宗航海幸闕不思我能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上

**發明**

書上書請遷都本無貶詞然既書似道出師則見其親將大兵脅遷天子明矣下書王煥去位則見煥力諫勿遷不允而即日去位之意耳夫遷國大事必臣主合謀龜協吉卜日而行今似道屯兵近畿迫脅乘輿乃以遷都為書殆與董卓逼遷長安朱全忠表請遷都無異綱目書之詞不迫切而意已獨至宋室至是哀哉

**廣義**

賈賊上表遷都義固不容誅矣其書王煥去位也平時則君之以饜富貴臨難則去之以圖苟免若王煥者其小人乎

張世傑將兵入衛遂復饒州

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世傑來上下歎異陳宜中疑世傑歸自元易其所部軍

江西提刑文天祥起兵勤王

勤王詔至贛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蠻有衆萬人遂入衛天祥性豪華平生自奉甚厚聲伎滿前至是痛自抑損盡以家貲為軍費每與賓客僚佐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

廣義

嗚呼唐有天寶之亂當其君召亂之始而坐享富貴者獨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為唐藩籬

者則出於張巡許遠之疏遠者焉宋有德祐之危當其致危之初而安享尊榮者亦一二親近之臣然而終能入衛死君者亦出於世傑天祥之疏遠者焉噫疾風勁草不其諒哉何使唐宋之君移任親近者以任乎疏遠則於國難方殷之時未必重勞疏遠者而藩籬入衛焉觀此則知有天下者未嘗無忠臣也特在上之人知否何如耳雖然忠臣為國皆出於天理民彝之不可泯烏在其君之知與不知者哉故信國公有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斯言也豈暇計成敗利鈍哉惟盡其忠誠而已行

發明

夏稅未嘗書此書何畿病民也古者什一而稅民無科擾今而因張國紀之言請科夏稅門攤併徵由是湖湘之間童孺懼其害矣豈不深可歎哉特書曰徵蓋畿之也

秋七月大雨何決

漂歸德屬縣田廬禾稼詔免田租一年遣尚書那懷御史劉賚等塞之自浙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召高麗主源八朝

高麗王昉既傳國於其子源有言源潛設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臣金呂中書請詔源入朝因留不遣復以昉為高麗王

江西江浙水○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定歲課三十

取一○命廉訪司歲舉廉幹者各二人○彗星見

出子孫星下

發明

嗚呼災異之多未有過於成宗之世也書大雨  
可決書江西折水書彗星見數月之間三異  
送此蓋人事無稽天象隨見是皆綱目之特筆而  
非元史之舊文也元成嗣豫未嘗脩省悲夫綱目比  
書于冊所以為後世人君不  
重天變之戒耳於元乎何誅

駙馬高唐王闊里吉思勒兵備邊遇寇敗沒

是歲秋諸王將帥共議備邊事咸曰敵往歲不冬出且  
可休兵于境闊里吉思得嚴兵待之冬敵果大至闊里  
吉思三戰三克乘勝逐比馬贊為敵所執誘使降不屈  
又欲妻以女闊里吉思毅然曰我天子婿也非天子命  
而可再娶乎  
竟不屈死焉

三年春正月遣使問民疾苦

省臣以天變屢見請依故事引咎避位上曰此漢人所  
說豈可一一盡從邪卿但當擇賢者任之爾時翰林學  
士闊復亦因星變上書陳數事且言古者刑不上大夫  
守之貴以儆租受杖非所以勸廉隅江南公田租

太重宜減以貸  
貧民多采用之

發明

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而助不給此先王憂  
民之意也一民之饑猶已饑之一民之寒猶上  
寒之恤其饑寒救其疾苦此固為民父母之盛心書  
口如保赤子良有以也成宗因星變民饑之故揚然  
於中遣使按問則其血饑寒救疾苦之意為可見矣  
回視疾民如讐熱不之顧者寧無彼善於此哉故特  
書予

廣義

昔漢文帝賜民田租之半國史褒之後世賢之  
蓋以其知民者國之本財者民之心傷其心則  
是傷其本其本既傷烏有枝葉獨茂者哉彼好利之  
君不此之察惟欲利歸于上是猶日斷其本而望其  
茂葉之茂也元人知此而有是舉  
美可知矣當時之民一何幸哉

以哈刺哈孫為左丞相

帝問闊復曰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  
者復以哈刺哈孫對遂由江浙左丞相召入用之

二月帝如上都遣僧一山使日本

江新平章政事也速答兒復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使而日本竟不至

**發明**

往使絕域必得忠義聞望如宋之洪皓富弼諸則賢則不辱君命矣今乃因日本奉佛遣僧使之可謂執直書于冊不再貶而其失自見

命何榮祖等更定律令

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擇者三百八十一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曰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

夏五月復立征東行省

高麗王昨既復爵而臣自其國還者言拒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帥闕里吉恩為平章政事

秋七月放江南僧寺佃戶五十萬為編民

江南編民五十餘萬悉為揚墮真加胃入寺籍為佃戶至是因省臣言檢放之

八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

太史言是日巳時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食衆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在古有之矧巳時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食者凡十事以聞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以阿魯渾薩里為平章政事

帝初無軍北邊數召阿魯渾薩里不往世祖遣奉皇太子寶僅一至及即位語之曰朕在潛邸誰不願侍朕者惟卿數召不往真得大臣體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真金材也命復入中書阿魯渾薩里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為氏云

命兄子海山鎮漠北

命兄子海山鎮漠北

海山帝兄答刺麻八刺之長子帝以寧遠王關  
關出總兵北邊急于備禦命海山即軍中代之

### 省民出公田租

時公田為民害而荆湖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  
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  
立智理威上民所不便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  
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  
焉蘇

### 發明

王者有愛民之心則必有愛民之政有愛民之  
心則必有憂民之心則必有憂民之政在人君所為何如耳然古  
之人君未有愛民而亡其國者亦未有憂民而覆其  
邦者是時公田擾害天下豈然成宗頗能垂念命省  
田租則其愛民憂民之心可謂一舉而兩全者  
矣豈不為盛德之事也哉據事直言蓋予之耳

### 四年春二月朔日食○皇太后弘吉刺氏崩

置有賢德事昭睿順聖皇后執婦道甚謹及尊為太后  
徽政院院長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皆  
於位下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上皆  
國家所有曷敢私之即命盡易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  
致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  
累我也崩謚徽仁裕聖皇后

### 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以不蘭奚為平章政事○五月

### 緬阿散哥也弒其王的立普哇拿阿迪提牙遣雲南平章

### 政事薛超兀兒等發兵討之

切緬人僧哥倫作亂緬王執其兄阿散哥也尋釋之  
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弒之王次子奔懇原  
師詔遣薛超兀兒等率  
行省兵二十人討之

### 發明

弒君天下之大惡討賊天下之至公綱目原於  
以臣而弒其君天下之大惡也成宗出師而討賊天  
下之至公也元世用師不一皆求合義惟此舉差強  
人意故特變文而書討所以予其誅亂討逆之公  
也又豈窮兵續武之比哉此綱目書法之深意耳

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不忽木卒

初世祖每聞不忽木之言必嘆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終以白璧遺之曰他日持此以見朕也不忽木雖歷顯要而家素貧卒無以藥賜鈔賻之贈魯國公謚文貞

**發明**

元學士帶平章軍國事者多矣未有於其卒而書之者獨不忽木特書于冊所以表其盡忠乃

職而深示其褒焉耳

**廣義**

抑觀不忽木之事成宗世祖無得而議其賢益可知矣况其折挫暴君如止嬰兒之欲非德望素淳者能之乎故綱目於其卒而備書其銜者誌其美也

秋八月更定蔭叙格

正一品子叙正五從五品子叙從九餘以是為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級

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遣雲南行省左丞劉深將兵

擊八百媳婦

完澤因劉深之言勸帝曰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萬世今陛下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百媳婦未奉正朔請往征之哈刺孫曰山嶠小夷遠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必遠歷兵力不聽竟發兵二萬命深及哈刺帶等將之以往御史中丞董士選亦言不當輕信一人妄言而真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變色曰事已成卿勿復言摩之也

**發明**

世祖既以武功定天下以文教興太平此先王之法也而完澤劉深之徒導用武功以彰休烈斯言豈不逢君之惡乎其遠人未服也則脩文德以來之既來之則安之聖人之服遠人不過如此安可稱干比戈較勝遠夷而始謂稀世之功乎他日兵連禍結民罹荼炭誰實尸之元臣謀國不臧而致是感惜哉故直書擊以深貶之

**廣義**

大抵八百媳婦乃窮遐極遠之國雖以秦皇漢武之強未嘗得以征之也今成宗乃正守成之

時何以武功為哉借曰武功亦不當如是之黷也且完澤之與不忽木無所軒輊者也觀其勸帝之言其不逮不忽木遠矣使不忽木若在成宗豈有是舉哉孟子所謂格君心之非者其不忽木之謂也

辛丑五年春正月罷征東行省

先是征東行省平章闊里吉思言高麗王擅署官府及僭用天子禮儀器物況官冗民稀刑罰不一若止依本俗行事實難撫治帝遣刑部尚書王泰亨等往釐正之既而王昨言設行省監制其國不便帝亦以闊里吉思不能和輯高麗遂罷行省徵之還

夏五月劉深兵次順元蠻首宋隆濟等連兵反

劉深等取道順元遠冒烟瘴未載士卒死者已什七八驅民轉餉谿谷之間一夫負粟八斗率數人佐之數十民乃達死者亦數十萬人中外騷然而深復令雲南調民供餽及脅求水西土官之妻蛇節金三千兩馬三千匹隆濟因給其眾曰官軍徵發汝等將悉剪髮然百為

進攻貴州知州張懷德力戰敗死遂開深窮谷中梁王闊闊兵救之賊衆稍却

廣義

劉深以狗馬之見致寇喪師罪不容誅矣然則網目備書之者一以誌遠人終難臣服之理一以誌元人貪得無厭之實後之有天下者惟當脩內治而巳彼遠夷之服與不服奚暇計哉書曰無怠無人何足以知此

秋七月詔薛超兀兒移兵伐金齒諸蠻

時征緬師還為金齒所遮士多戰死金齒地連八百壠婦諸蠻相効不輸稅賦賊殺官吏詔遣薛超兀兒等移討之

發明

聲罪致討曰伐此何以書伐王師討緬金齒邀名而責實也此所以為是非之權衡耳若惡其窮兵之故而槩以擊書何以謂之綱目哉廣義自古有天下者未有如胡元之盛也今而頻歲與窮寇爭鋒警猶富翁與貧人窶子較纖毫之



利宜得為智乎觀者比而論之  
則元人貪婪無識也瞭然矣

### 八月彗出井入紫微垣

**發明**

凡書彗字皆兵之象也是時征伐四夷黎民愁  
然詩不云乎有芘者抵率被幽草有穢之車行  
被周道此之謂也然則天變之來乃民怨憤之氣并  
之所致既出于并又入紫微其異莫甚於此矣苟使  
成宗悔悟省躬責已期底洽平則遠人不服而自  
服天變不期消而自消何必勞師遠涉然後為快哉

### 海都復大舉入寇海山大破之海都走死

海都與篤哇諸部大舉入寇海山躬督休兀兒等五軍  
合擊大破之阿失射篤哇中膝號哭遁去海都不得志  
亦死

### 九月誅高慶察罕不花免薛超兀兒為庶人

薛超兀兒等兵攻何散哥也不克引還言賊降在旦夕  
慶等受其賂首倡為亂計是以無功詔慶等及察罕  
不花薛超兀兒等遇赦削奪官爵為庶人

**發明**

高慶等既承若命弔伐緬却則必誅其叛臣立  
君命矣夫何受彼賄賂倡為還計則不惟縱賊不討  
抑且自肆無君其罪甚明不容諱者故高慶書誅罪  
首謀也薛超兀兒書免罪從謀也然後罪之輕  
重可見而權之高下可知矣此綱目之斷案也

### 禁酒

時以歲凶禁酒仍弛  
山澤之禁聽民漁獵

### 冬十月益海運糧

以畿內歲躋增明年海  
運糧為百二十萬石

### 帝還大都十一月遣劉國傑率師討宋隆濟及武節

劉深兵敗帝始悔不用各刺哈孫及董士寔之言乃遣  
劉國傑及揚賽因不花等率四川雲南湖南廣各省兵分

道進討諸蠻別救梁王提兵應

**發明**

也朝廷用兵本及八百媳婦而宋隆濟等之無預

六年春正月免朱清張瑄官尋誅之

二人父子致位顯要宗戚皆累大官田園館舍徧天下  
巨艘大舶交諸番中稟藏倉庾相望車馬填塞門巷  
從其不法事上聞時中書亦言二人屢致人言宜罷其  
官詔御史臺鞠之既而伏誅尋籍其家禁錮其親屬流  
其妻子遠方其妻以聞帝喜曰脫我老臣子孫其  
志固宜與罪脫以聞帝喜曰脫我老臣子孫其  
**廣義** 考之宋清張瑄乃宋李之海盜因其備知海道  
遂致富殷固足少具元人用人之失矣然則何以書  
惡其矣故變文而書討此

人之得也  
學者未之

劉深引兵還南臺御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伐西南夷不報

宋隆濟累攻圍貴州不辭深等糧盡道梗不通遂引兵  
還隆濟復率眾邀之鞫重委棄士卒殺傷殆盡南臺御史  
史中丞陳天祥上書諫曰八百媳婦乃荒裔小夷取之  
不足以為利不取不足以為害而劉深欺上罔下帥兵  
伐之經過八番縱橫自恣中途變生所在皆叛既不能  
制亂反為亂眾所制食盡計窮倉皇退走喪師十八九  
棄也千餘里朝廷再發四省之兵使劉二俊都總督以  
圖收復湖南湖北大發運糧丁夫衆至二十餘萬況當  
農時驅此愁苦之人往回數千里中何事不有比聞從  
征敗卒言西南諸夷皆重山峻嶺陡澗深林其窄隘處  
僅容一人一騎上如登高下如入井賊若乘險邀擊我  
車雖衆亦難施為或謂變遠道阻隘以老我師進不待  
前旁無所掠將不戰自困矣且自征伐接國占城交緬  
諸夷以來近三十年未嘗有天士一民之益計其所費

可勝言哉夫歲西往及今此舉何以異之乞早正深罪  
 仍下明詔招諭彼必自相歸順不須遠勞王師與小醜  
 爭一且之漸次服之也今王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丙  
 安外固漸次服之也今王之計宜駐兵近境多市軍糧丙  
 如此欲羅不能亦當詳審成敗算定而行彼諸蠻皆鳥  
 合之衆必無久能同心得我之理但急之則相救緩之  
 則相疑以計使之互相離怨待彼有可乘之際我而有可  
 動之時徐命諸軍數道俱進服從者懷之以仁抗敵者  
 威之以武恩威兼濟功乃易成若復舍恩任威深蹈  
 覆轍恐他日之患有甚於今日者也不報遂謝病去  
 發明 是善言者不芝事之模範不善言者善事之示賊  
 衆人之聰明為聰明所以用入則大自用則小堯舜  
 以衆人之聰明為聰明然後治隆俗美桀紂以一己  
 之聰明為聰明而返陳天祥上疏直諫言甚創切帝不見  
 劉深無功而返陳天祥上疏直諫言甚創切帝不見  
 至於縲紲之獄者幾希矣故書不報以深貶之  
 廣義 分註載天祥一書何其曲盡人情而善與元人  
 武平尤甚地陷黑沙水滂出壞官署四百八十間民君  
 不可勝計壓溺死傷者數十萬人帝深憂之時駐蹕龍  
 虎臺遣阿魯渾薩里召集賢翰林兩院官詢致災之由  
 議者畏桑哥莫敢指切時政時桑哥遣忻都王巨濟等  
 理筭天下錢穀已徵者數百萬未徵者尚數千萬民不  
 聊生自殺者相屬逃山林者則發兵捕之於是集賢直  
 學士趙孟頫因阿魯渾薩里入奏于帝謂須下詔蠲除  
 庶幾天變可弭帝從之詔草已具桑哥怒曰此必非帝  
 意孟頫曰凡錢穀未徵者其入死已盡非及是時除  
 免之他日言事者儻以失陷歸咎尚書豈不為丞相深  
 累邪桑哥悟遂赦  
 天下民賴稍蘇

發明 災異非所以惡君乃所以愛君也世祖混一以  
 欽天下虐政之興未有甚於此時者也災異之見未  
 有多於此時者也民之憔悴不亦甚乎詩云秋日凄  
 凄百卉具陳亂離瘼矣其適歸然則其民遭亂日蹙  
 不效此詩之歌詠也其時河北十七郡同日大蝗八  
 月朔日食地大震下箸大水則民災之極君德之虧  
 小人之盛為可見矣世祖不能痛革抄弊而乃僅赦  
 小人之盛為可見矣世祖不能痛革抄弊而乃僅赦

天下豈足以為河變之道哉若  
世祖者未可謂之善治國也噫

### 帝還大都○冬十一月增置萬戶府分戍江南

江南行省言湖東地極險惡賊所巢穴初伯顏等於各  
路置軍鎮成蓋視地之輕重而為多寡後為忙古解更  
易其法今宜復還三萬戶分戍之揚州建康鎮江三城  
跨據大江宜置萬戶府七杭州置萬戶府四瀕海沿江  
要害二十二所復宜增置戰艦  
分兵閱習水戰之法詔從之

### 安童罷

安童見天下大權盡歸尚書省屢  
求退不許至是罷相仍領宿衛

### 是歲天下戶口之數

戶一千三百一十九萬六千二百有六口五千八百八  
十二萬四千七百一十一口有一而山澤溪洞之民不與焉  
發明 宋徽宣和四年戶部獻戶二千八十八萬二千  
三百五十八口四十六百七十三萬四千七百

不為之一介於意焉壁則下者之於大詔警者之於  
子都耳惡能致其聽視耶使天祥於此而不去則其  
見與是書皆矣何足貴哉然則謝病去者乃其  
高致也傳曰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天祥有焉

### 詔收富民護持爾書

帝語臺臣曰聞江南富民侵占民田致貧者流徙卿等  
亦聞之否對曰富民多乞護持爾書依倚以欺貧民官  
府不能詰治宜悉追收為  
便命即行之毋延三日

### 二月帝有疾○三月赦○西南夷俱叛遣陝西行省平章

### 政事也速解兒等討平之免劉深等官

烏撒烏蒙東川芒部及武定威楚晉安諸蠻因蛇節之  
亂皆以供輸煩勞為辭乘舉起兵攻掠州縣焚燒堡砦  
寔也速解兒等將兵會劉國傑討之時國傑方討順元  
蠻不交來會也速解兒等率師分道並進次第平之

###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大廟寢殿災

**發明** 天火曰災及太廟之寢殿大變也元人守護其甚乎雖然變不虛生災不妄作有如斯之人事然後可召如斯之災異豈有人事不感而天變罔應者耶此皆非常之變有非人力所可勝者縱使守護之嚴安能制天之災變也欽春秋新宮災三日哭元之君臣絕無惕厲何謬如中國之此元之所以終於元又豈如中國之盛哉

六月朔日食

太史院失於推筮詔議其罪

秋九月龍興民訛言括童男女

至有殺其子者命捕為首者三人誅之始息

**發明** 漢哀之時書關東民訛言行籌君子以志當時之兆也此皆人心皇惑是以妖氣乘之易於恐動爾後有星風情鬱鬱於木而臣有所謂訛言者皆上之書日食則天變為之既形此書訛言而人心為之恐懼天人感應如此成宗倖周而不察亦誤矣

冬十月帝還大都

癸卯

七年春二月以阿老瓦丁木八刺沙並為平章政事○汰

諸司冗員

定中書省自左右丞相而下平章政事二員左右丞各一員參知政事二員定為八府

三月遣使巡行天下

罷職污官吏萬八千四百七十三人審究獄五千一百七十六事

劉國傑敗宋隆濟及蛇節於墨特川擒斬之

初國傑師出播州境與賊遇戰失利乃令軍士人持一楮不鈎其上俟陣合即棄楮者祥走賊果逐之馬遇者皆外國傑鼓躁趣之賊大敗既而餘寇復合要戰國傑不應數日命揚賽因不花分兵先進大軍繼之賊兵潰乘

勝逐北千里殺獲無算遂破之於墨特川擒斬蛇節隆  
濟道去尋為兄子宋阿重執之來獻詔斬之餘黨相繼  
平

**廣義**

嗚呼人徒知國傑之斬隆濟蛇節為勝而不知  
其勝者乃所以為負也蓋隆濟蛇節乃窮荒未  
裔之路隘塞水土異宜十人而供一兵亦云未足其費  
可勝言哉今而得斬隆濟蛇節為幸而元人  
之所以自斬者亦多矣觀者以意逆志可也

**復以鐵哥為平章政事**

初鐵哥乞解機務詔仍以平章議中書省事時諸王朝  
見未有知典故者帝曰惟鐵哥諳之凡賜于諸王禮節  
悉命掌行至是復以為平章政事

**完澤及伯顏等俱坐賊伯顏等免官完澤釋不同**

初朱清張瑄禴以金帛結貴近無不受其賂者事敗監  
察御史杜楛備等言完澤等與二人交通宜罪之  
類迷兒火者梁德理八都馬辛等謫戍遠邊段真阿魯  
渾薩里等罷職不叙俱籍其家惟完澤不報既而御史  
及樞密院臣復言中丞董士選亦嘗貸二  
家鈔為非義帝曰既云稱貸不必問也

**發明**

易曰九五訟元吉象曰訟元吉以中正也朱子  
傳曰陽剛中正以居尊位聽訟而得其中正也朱子  
中則聽不偏正則斷合理是時完澤伯顏俱坐賊罪  
免之俱免釋之俱釋今而伯顏等免官完澤住之豈  
問則是聽訟不得其平而有徇情偏愛之弊矣又豈  
權衡之至公哉綱目書此詞繁而不殺其義可見

**誅劉深罷雲南分省**

時有司會赦議釋深罪哈刺哈孫曰微名首釁  
喪師辱國非常罪比不誅無以謝天下遂誅之

**廣義**

初劉深欲假征八百媳婦以立功自謂計之得  
矣今而功不能立誅不可免果何謂哉撥厥所得  
元由其始謀之不減也書曰  
慎厥終惟其始君子戒焉

**帝如上都○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蘭谿處士金履祥卒

履祥少從學同郡王栢及何基之門二人蓋得朱熹之傳者宋將亡遂絕意進取屏居金華山中嘗以劉恕外紀記司馬氏通鑑以前事不本於經舛繆不可信乃斷自尚書旁采子史損益之作通鑑前編他於論孟大學諸經傳及禮樂書各有注疏授其門人許謙以傳當時以為基之清介絕實似尹和靖栢之高明剛正似謝上山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克於已者也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仁山先生至正中賜謚文安

**發明**

處士未嘗書卒者卒處士所以錄賢也履祥得蓋輕富貴於鴻毛而重道德於泰山者故特書于冊以深予之

**夏閏五月初日食○右丞相完澤卒**

**廣義**

完澤與不忍木等且然因劉深之見以開西南夷之舉乃其所短也君子病焉

**六月遣蒙古軍戍瓜沙二州**

御史言瓜沙二州為邊鎮重地今大軍內屯甘州使官民反居邊外非宜乞以蒙古軍萬人分鎮二州險隘兼立屯田以供軍從之

**秋七月篤哇遣使乞降**

篤哇既敗聚其屬及海都之子謀遣使請命使至月赤察兒會諸王將帥議曰篤哇乞降事當待命於上然往返再閱月恐失事機乃使馬兀合刺往報之既遣始以聞帝嘉之詔慎飭軍士安置驛傳以俟自是諸王叛者相率來歸

**兩浙大饑**

平江等十五路霪雨害稼詔發粟賑民一月仍減直鬻米三十萬石協濟之時台州諸路旱飢尤甚行省檄浙東元帥脫歡察兒賑之脫歡察兒殘虐不恤治中陳亨請于巡撫使亟發廩賑之亨者已十六七

**發明**

綱目飢歲多矣善于冊者十九而書大飢十成宗獨有其二何也是歲平江等十五路霪雨而

元統二年

遷至於大飢者成宗為國務華去實舍本逐末軍旅  
頻興賦歛日急而不救其內府庫竭矣農力耗矣天  
降飢饉亦無以賑卹萬民矣綱目所以獨  
兩書飢以示後世為國之不可不敦本也

以哈刺哈孫為右丞相阿忽台為左丞相○八月地震

平陽太原尤甚村堡移徙地裂成渠壞廬舍萬八百區  
人民壓死不可勝計詔問致災之由齊履謙言地為陰  
而主靜妻道臣道子道也三者失其道則地為之不寧  
弭之之道大臣當反躬責己去專制之威以答天變不  
可徒為祈禳也時帝寢疾宰臣及中宮專政故履謙言  
及之而集賢大學士陳天祥亦上書極陳陰陽不和天  
地不位為時政之弊言尤切直執政者惡之抑不以聞  
天祥自被召起且一歲每以不得一見帝言鬱鬱不自  
釋尋復謝病歸

廣義

考之天祥自上書諫伐西南夷不報遂謝病  
以其諫不行也然被召而復起者猶望其君  
改也今因地震而猶極諫者非不知向之諫不行也  
蓋以臣子不忍一日而忘君父也至此復謝病歸者  
知其諫之終不可行也噫天祥之事成宗可謂曲盡  
其心者矣觀者勿以馮婦目之庶有以得天祥之志

九月帝還大都○復以木八剌沙為平章政事○遣翰林

直學士王約使高麗徵其臣吳祈入朝尋流之安西

既復位愿飲淫刑國人群懇于朝因得其國相吳祈  
專權離間王父子狀詔遣約諭之曰天地間至親者父  
子至重者君臣彼小人知自利寧肯為汝家國地邪  
泣謝罪且請子諒還國奸人黨與悉從約治遂徵祈赴  
關鞫之  
流安西

冬十月詔互遷行省官之父任者

時諸道奉使言行省官父任多與所  
隸編民聯姻殊為害政詔互遷之

十二月彗出紫微垣

發明

成宗之世彗星三見于綱目前書彗星見次書  
彗出并入紫微垣此書出紫微垣綱目皆存而



不削者所以志當時君臣溺於豐亨之樂制天變於  
度外忽人言而不恤豈不深可哀哉是以有天下國  
家者其亡其亡繫于包桑而常存戒懼  
不可暫忽也反是天下欲治其可得哉

### ○詔蒙古軍居山東河南者免戍甘肅

簽樞密院千奴言蒙古軍在山東河南者戍甘肅動涉  
萬里每行必鬻田產甚或賣妻子戍者未歸代者當發  
困苦日甚今邊郵無事而虛彈兵力誠為非計乞以近  
甘肅之兵戍之而山東河南前戍者令有司為贖其田  
產妻子  
後之

### 詔翰林太史院官勿致仕

時詔內外官七十者並聽致仕獨郭守敬以先朝舊德  
朝政多諮之累請謝事不許自是凡翰林太史官不許  
致仕著  
為令

廣義 人臣四十始仕七十致仕此古今之通典也然則翰林太史院雖曰密勿豈毫荒之人所可居耶

勿許致仕者元人經之失也

甲辰

### 八年春正月地震

平陽尤甚民居摧毀皇后召平章政事愛薛問曰災  
異如此始下民所致邪愛薛曰天地示警民何與焉

**發明**

綱目書地震五十九而成宗之世則自五焉地  
為陰而主靜妻道臣道也二者失其道則  
地為之不寧蓋陰陽不和天地不位時政之弊莫明  
於此者齊履謙陳夫祥皆言之於前愛薛言之於後  
皆論之切直深合至理成宗忽而不悟悔而不從豈  
足謂弭變之道哉君子備書于冊則其深罪當時垂  
戒後世之意可見矣

### 二月帝如上都○增置國子生

初增蒙古生百員至是增置二百員選  
宿衛大臣子孫克之尋復分教於上都

### 夏五月朔日食○秋九月帝還大都○復伯顏等官以何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六

卷之六

十一

里為平章政事

御史社肯構等言伯顏等樹黨受賂請成遠方道路相  
慶方經數月遽聞召復相位又與原鞠之入列坐朝堂  
天下之人目伯顏梁德珪八都馬辛為三凶三凶不誅  
無以謝天下又况迷兒火者阿里等與之同惡相濟濁  
亂朝綱是以比年災異屢見雖朝廷存恤之詔累頒而  
網亂之源未塞上失其政民受其殃乞將羣凶或斥或  
誅明正其罪御史中丞何通亦  
以為言前後章數十上皆不報

**發明** 前書伯顏等俱坐贓免官則是伯顏貪婪之罪  
不能誅卒之伯顏復官完澤不問成宗縹緲政如此曾  
不目知脩省然則書復伯顏等官不知前日免之也  
何為而免今日復之也何為  
而復參考觀之義自見矣

冬十月立海山為懷寧王

九年春二月建天壽萬寧寺

寺中鑿佛像形象醜陋皇后幸寺見  
之惡焉以伯障其面而過尋勅毀之

**發明** 易曰王假有廟致孝享也此言為國者不可不  
言為國者不可不特享廟以致其敬是故宗廟書成  
則罪其慢世祖之時曾毀宋宮為佛寺成宗建天壽  
萬寧寺此豈無愧耻乎成宗之詔佛極其誠敬宜乎  
之剎其心獨無愧耻乎成宗之詔佛極其誠敬宜乎  
佛為之祐而享喬松之壽也不二年而崩殂敬佛延  
年反更促壽佛不足信亦可知矣後之人君欲崇尚  
浮屠者可不知所鑒哉

三月帝如上都○墮霜殺桑

般陽益都河間諸洛凡殺桑  
二百四十一萬七十餘本

**發明** 惜三十三年冬經書墮霜不殺草胡氏以為宜  
臣強之象定元年冬十月經書墮霜殺穀穀梁以為  
未可以殺而殺舉重可殺而不殺舉輕其象則刑罰

不中之應時當三月序屬暮春按禮月令鳴鴉佛其  
羽戴勝降于桑霜不可以降桑不可以殺今而隕霜其  
殺桑四十餘萬則是陰陽失常而下十上之證也後  
二年咸宗晏駕諸王爭立國祚幾危然其應豈不明  
且切歟綱目書此不言事應而事應具存  
欲使後之人君保天明命不敢縱逸云爾

### 夏四月大同地震

有聲如雷壞官民廬舍五千餘人

### 始定郊祀禮

元初代有拜天之禮然皆狗用國俗郊祀之事自平金  
宋後猶未舉行至是哈刺合孫等言祈天保民之事有  
天子親祀者三日天曰祖宗曰社稷而祭天尤國之大  
事也陛下雖未及親祀宜如宗廟社稷歲特遣官攝行  
之制下翰林集賢太常及中書議之以為周禮冬至可  
立禮天夏至方上禮地西漢元始間始合祭天地歷東  
漢至宋十有餘年分祭合祭祀無定議然時既不同禮  
樂亦異王莽之制何可法也今常備三代之典祀

郊而方丘之禮續議以聞又按周作壇壝三成以合陽奇之  
四成以廣天文從祀之位今宜去其一成以合陽奇之  
數每成高八尺一寸以合乾之九九壇設丙巳之地以  
就陽位又古者器用陶匏幣用藻黼以祀天漢唐而後  
禮樂至昂日益繁縟宋金多循唐禮今欲脩嚴非草創  
所能備舉宜取唐制損益而行之既而太常復議尊祖  
配天之儀省臣曰自古漢人有天下率尊祖以配天宗  
廟已有時享郊止祭天為宜中丞何瑋曰嚴父配天不  
易之制也不從

### 廣義

抑考蒙古自宋理宗淳祐六年其得國為定宗  
賁由元年至宋度宗咸淳七年蒙古改國號曰  
元故自貴由至改號凡二十四年又自改號至此凡  
三十四年通計自貴由元年至此則元之有國以此未  
凡五十八年矣至是始定郊祀禮者以見前此皆苟  
且其禮而未嘗有以定之也嗚呼於天猶且慢之則  
其亂倫瀆理也宜矣元人何足道哉

六月立子德壽為皇太子秋七月命兄子愛育黎拔力

八達居懷州

荅刺麻八刺次子海山母弟也

以段貞八都馬辛並為平章政事。八月給曲阜林廟灑

掃戶

以尚珍署田五十頃供歲祀

**發明**

成宗即位以來制作紛紜未盡合體獨給曲阜林廟灑掃戶一節出人意料可見天理之在人

賈胡獻寶珠

西域賈人有獻珍寶求售者議以六十萬錠酬其直。臣有謂左丞尚文者曰此所謂押忽大珠也六十萬錠使之不為過矣。文問何人所用之。荅曰舍之可不得。使自有光文曰一人舍之千萬人不屑則誠寶也。昔

寶止濟一人則用已微矣。吾之所謂寶者米粟是也。有則百姓安無則天下亂。以功用較之豈不愈於彼乎。

**發明**

天之變迭見災異頻仍此正憂勤惕厲不遑寧處。志為已荒矣。今夫世有好飲之人或因入言或自警。首知其有傷生敗德之事強自禁止若將終身不復。飲者然未幾口垂涎而心燥渴又復肆飲不至於沉。末如之何也。豈不深可戒哉。深可。惜哉。與唐憲時裴均進銀器同意。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太子德壽卒。

十年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

汰其民歸州縣各寺田悉令輸租。初南臺御史言江南寺觀田畝歷年詔免租賦上虧公額下侵民利其所錄民戶或罹飢寒為其徒者坐視下郵乞於秋成之時驗不加費於官。其頃畝減半徵之以備凶歲。惟賑其民廢幾利害捐均。府也從之。

午丙

續綱目卷之四

元史卷之九

五

廣義

嗚呼世之願治者孰不以三代之盛望之殊不知三代之事也其養民者惟聞其教民者惟聞其校以教民庠以養民序以習射是已其他亦未聞焉降自東漢唐宋以及李元緇黃塞道髡禿盈途蠹政害民莫此為甚間有君臣圖治動以三代之事是猶欲稼之盛而不知其本且崇長憲政害民之事是猶欲稼之盛而不知其本且崇也其可乎哉大書曰春正月罷江南白雲宗都僧錄司者亦為元人一時之幸也

閏月以徹里阿散並為平章政事○二月帝如上都○夏

五月遣高麗王諫還國復置征東行省

高麗王昨既卒遂遣諫還仍置行省鎮撫之諫尋更名章

秋八月開城地震

先是晉寧翼寧及諸郡也數震至是開城又大震壞王宮及官民廬舍壓死五千餘人

冬十一月帝還大都十二月有疾

丁未十一年春正月安西王阿難荅及諸王明里帖木兒入朝

○帝崩

廟號成宗國語稱曰完澤篤皇帝史臣曰帝承天下混一之後善於守成惟其末年連歲寢疾國家政事內則央於宮闈外則委於大臣其所以不至廢墜者則以去世祖未遠成憲具在故也

左丞相阿忽台等謀奉皇后臨朝以安西王攝政右丞相

哈刺哈孫遣使迎懷寧王海山於漠北及其弟愛育黎拔

力八達於懷州

后以已嘗謀出愛育黎拔力八達及其母居懷州至是恐其兄懷寧王立必報前怨乃命召安西王入京師欲立之而左丞相阿忽台平章賽典赤八都馬辛伯顏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陰左右之謀斷海山歸路奉皇后垂

集聽政立安西王輔之於是阿忽台以祔廟及攝位事  
集廷臣議之太常卿田忠良博士張昇曰制祔廟必書  
嗣皇帝名今將何書而御史中丞何璋亦執不可阿忽  
台變色曰制自天降邪公等不畏死敢沮大事璋曰死  
畏不義爾苟死於義何畏議遂寢時右丞相哈孫  
收百司符印封府庫稱疾守宿掖門內旨日數至皆不  
聽眾欲害之未敢發懷寧王適遣康王脫脫計事京師  
哈刺哈孫令急還報復遣使南迎愛育黎拔力八達于  
州懷

**發明**

是時成宗既崩諸嗣久闕懷寧王兄弟乃裕宗  
之子成宗之姪天理人心皆當迎立今皇后既

有宿憾忽台相與協謀則是皆助逆之人也苟非哈  
刺哈孫潛往迎之則亂臣賊子之邪謀遂矣綱目書  
彰明耳然則小人之禍可勝言哉

歸於上都  
二月愛育黎拔力八達至自懷州誅阿忽台等執阿難答

哈刺哈孫使至懷州愛育黎拔力八達疑未行其傳李  
孟曰支子不嗣世祖之典訓也今宮車晏駕大太子速  
在萬里殿下當急還宮廷趨以安人心愛育黎拔力八  
乃奉其母還大都先遣孟趨哈刺哈孫覘之適后使問  
疾哈刺哈孫所孟入長揖引其手診之衆謂孟醫也竟  
不疑既而知安西之變有日還報曰事急矣不可不早  
圖之愛育黎拔力八達告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  
大事待汝而決第云其告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  
是為大同愛育黎拔力八達告及入筮果吉孟曰筮不違人  
諸臣皆步從入哭盡哀復出居舊邸安西之黨見愛育  
黎拔力八達既至遂謀以三月三日為賀其生辰因以  
舉事者哈刺哈孫許之夜遣入啓愛育黎拔力八達曰  
懷寧王遠不能猝至恐變生不測當先事而發愛育黎  
拔力八達復遣都萬戶囊加歹詣諸王禿剌定計囊加  
反力贊之乃先二月率衛士入內稱懷寧王遣使召安  
西計事至即并諸王明里帖木兒執之械送上都收阿  
忽台八罪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  
黎拔力八達曰人斯得太子實世祖之孫宜早正大位愛育  
作威福以覲神器邪懷寧王吾兄也宜正大位已遣使

奉璽北迎之矣遂自監國與哈刺孫日夜居禁中以備變俾李孟參知政事孟損益廢務裁抑僥倖群小多不樂既而曰執政大臣當自天子親用今鑿與在道孟未見顏色誠不敢冒大臣任固辭弗許遂逃去不知所之

**發明**

直書曰誅所以予其討有罪也按力入達至自懷州削平內難或勸即位力辭弗受權為監國

**廣義**

愛育黎拔力八達可謂剛明正大入也觀其拒

射利者遠矣况乎其傳李孟不肯專任而遷介逃去又其慮事之深者也胡俗而有斯人可尚也已

夏五月懷寧王海山至上都廢皇后伯岳吾氏居東安殺之誅安西王阿難答及諸王明里帖木兒遂即位大赦

初海山聞帝崩自按台山至和林諸王勲咸合辭勸進王曰吾母及弟在大都俟宗親畢會議之愛育黎拔力八達既平內難其母弘吉剌妃惑於日者言欲海山讓位於愛育黎拔力八達海山聞之語康里脫脫曰我

邊陲十年又亂次居長星命之言茫昧難信談我即後所行上合天心下副民望則雖一日之短亦足垂名萬年何可以陰陽家言而非祖宗之託哉此殆用事之臣擅權專殺恐池日或治其罪故為是奸謀爾汝為我往察事機疾歸報我乃親率大軍由西道諸王接灰由中道牀兀兒由東道冬以勁卒一萬從而遲迴不進脫脫馳至大都入道海山言妃愕然曰脩短之說雖出術家為太子周思遠慮乃我深愛今貪慙已除宗王大臣議已定太子不速來何為汝所致言殆有諛間汝歸為我彌縫之而趣其來先是妃以海山不至復遣阿沙不花推戴之意至是脫脫繼往行至中道海山與中望見之趨使同載脫脫備述妃言海山大感悟即以阿沙不花為平章政事遣還報兩宮愛育黎拔力八達即侍其母來會于上都海山遂即位

**發明**

廢不宜廢也殺不宜殺也伯岳吾氏成宗之后

同謀足矣以臣而廢君以姪而殺嬪三綱則未正也人心則未安也故書廢書殺以罪之至若安西王等

共謀不軌其惡已萌故書誅以正其悖逆之罪耳既而內難甫平即位肆赦所以予其當立也網書有以

追尊考曰順宗皇帝尊母弘吉刺氏為皇太后○加哈刺

哈孫朶兒朶海並太傅阿沙不花太尉○以塔刺海為左

丞相牀兀兒乞台普濟明里不花並平章政事○六月立

弟愛育黎拔力八達為皇太子○詔定祔廟之次

哈刺哈孫等言與翰林太常議皇考大行皇帝母兄也二帝神主依兄弟之次祔廟為宜擬謚皇考曰昭聖衍孝皇帝廟號順宗大行皇帝曰欽明廣孝皇帝廟號成宗升祔太廟太祖居中睿宗西第一世祖第二裕宗第三順宗東第一成宗第二先元妃弘吉刺氏宜謚貞慈靜懿皇后祔成宗廟制可○胡粹中曰睿宗裕宗順宗皆未嘗居天子之位但當祔食於其所出之帝而各為立廟已非禮矣况成宗為君時順宗為之臣豈有依次

失禮焉哈刺哈孫何肆諸臣何能逃其責乎

發明

追尊祖考皆有常典悖禮則過中失禮則不及而稱尊不過追尊之為帝耳成宗雖弟君也順宗雖兄臣也以順宗而升成宗之上則是以臣而居君之上以君而居臣之下失禮甚矣為元之計者但當食於其所出之帝於禮頗安於義斯正而今而各為立廟豈禮也哉嗚呼追尊立廟本為孝誠而元人失所以尊崇之道欲孝其親而反為不孝也惡在其能尊宗耶綱目但書詔定祔廟之次而不書其所以認定之故則其不滿當時之意為可見矣

以牀兀兒不蘭奚並為平章政事○秋七月封禿刺為越

王左遷右丞相哈刺哈孫為和林左丞相以月赤察兒為

和林右丞相進爵淇陽王

初皇太子入定內難阿忽台有勇力人莫能近禿刺實手縛之以功封越王哈刺哈孫力爭以為舊制非親王



不得加一字之封禿刺疏屬豈可以一日之功廢萬世  
之制帝不聽禿刺因譖于帝曰安西謀干大統時丞相  
亦嘗署其贖由是罷為和行省左丞相仍太傅復錄  
軍國重事哈刺哈孫至鎮斬為盜者一人分遣使者賑  
貸降民奏出鉞帛易牛羊以給之近水者教取魚鱉為  
食命諸部置傳車相去各三百里凡十傳轉米數萬石  
以餉飢民又度地置倉廩積粟以待來者求古渠浚之  
溉田數千頃治稱海屯田令部民雜耕其間歲得米二  
十餘萬北

**發明**

按劉氏書法左遷之詞三左遷其為某官無罪  
之詞也其人左遷  
薄乎云爾之詞也武宗德禿刺手縛阿忽台之功不  
顧親疎加以王爵則是徇私恩而亂祖法矣哈刺哈  
孫力爭不可乃為左遷是豈納諫聽言之義乎母作  
聰明以亂舊章今封禿刺為王則是亂祖宗之舊章  
失禮之中又失禮  
焉故詳書譏之

以塔刺海為右丞相塔思不花為左丞相塔失海牙教化

法忽魯丁別不花並平章政事○制加孔子號曰大成

制曰先孔子而聖者非孔子無以明後孔子而聖者非  
孔子無以法所謂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儀範百王師表  
萬世者也司加大成至聖文宣王遣使闕里祀以太牢  
於獻父子之親君臣之義永為聖教之遵天地之大日  
尚資神化祚我皇元

**發明**

孟子曰伯夷聖之清者也伊尹聖之任者也柳  
下惠聖之和者也孔子聖之時者也孔子之謂  
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聲而玉振之者也今武宗  
位加號大成此蓋發前王未發之緒不亦美乎天札  
一頌吾道爭氣紛紛制作獨此為先是元雖夷狄  
入主中華而綿延於百年之久者其精神命脉豈不  
在於茲哉直書

**廣義**

嗚呼歷代加吾夫子之尊號者至元武宗可謂  
至矣盡矣不可有加矣後有欲尊吾夫子者  
殆恐不及元人  
此舉之為當也

孟貢

以都指揮使馬謀沙及伶官沙的等並為平章政事

謀沙以角觚屢勝遂授平章政事沙的等授平章仍領  
王宸樂院使未幾樂工有犯法者刑部逮之沙的等以  
王宸與刑部秩皆三品官皆崇祿大夫留不遣中書以  
聞帝曰凡諸司視其資級授之散官不可超越其閑冗  
職名官高者宜  
遵舊制降之

**發明**

五代時唐以伶人陳俊諸德源為刺史君子  
之夫以伶人感工不學無術唐以為刺史尚尤  
不可况平章執政之官又豈伶官之所宜任乎蓋賢  
者仕於伶官古亦有之未聞用伶人為平章者也揭  
而書之所以志  
武宗荒逸之本

### 八月停內降旨選官

省臣言內降旨與官者八百八十餘人已除三百未除  
者猶五百餘請自今越奏者乞勿與又外任官多帶相  
銜非制御史臺臣亦言御史庶訪司官宜從本臺公選  
不當從諸臣所請降內旨用之帝曰若此者卿等當  
執勿與未幾將臣復言此有想入常謂者或未入仕及  
已嘗廢黜者亦復請自內降已嘗奉詔禁革之後所降  
內旨復有百餘臣等竊謂中書政務他人輒得干請知  
此責效實難自今銓選錢穀之事不由中書議者不得  
奏聞  
從之

### 賜諸王孝經

中書右丞李羅帖木兒以國字譯孝經進詔曰此孔子  
微言王公庶民皆當由是而行命刻板模印諸王以下  
咸賜  
之

**廣義**

賜諸王孝經者歷代未嘗見諸史冊也元人此  
舉深得以孝治天下之旨特書于冊美可知矣

以塔海為平章政事。○九月帝至上都。○冬十月命皇

### 太子領中書令

省臣言初置中書省時裕宗為皇太子嘗至省署敕行  
中書令事後桑哥遷立尚書省不四載而罷今復建中

書於舊省乞徒中書令位請  
皇太子入省一蒞之制可

### 十二月山東饑

遣禮部尚書吳昂往賑之時議發未四萬石不給則以  
欽折之此曰民得欽將何從易米請於朝易米以行

### 徵處士蕭輿為太子右德諭

輿陝西奉元人初出為府史語當道不合即引退力學  
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  
驚愕釋去世祖時辟為陝西儒學提舉不赴後累授集  
賢直學士國子司業改集賢侍讀學士皆不赴至是徵  
拜太子右諭德扶病至京師入觀東宮書酒誥為獻以  
朝廷時尚酒也尋以病請解職或問之則曰禮東宮東  
面師傳西面此禮今可行乎俄擢集賢學士國  
子祭酒依前右諭德疾作固辭而歸卒謚貞敏

**發明**

凡徵處士不起者則書不至受職而復還者則  
書尋辭歸或書尋遣歸以通例也今蕭輿累徵  
不起及至而以病辭歸以何以不書辭歸而直書為  
太子右諭德若真仕於朝者是蓋不書辭歸之意也

不徵仕則亦已矣况前際召不起今而扶病至京何  
耶原其心不過向之辟為儒學提舉未親君也後之  
授為國子司業亦未親君也迨至太子諭德則志得  
意滿雖疾不辭奈何禮貌既衰疾作解職又豈誠於  
恬退者比哉故綱目削去其辭  
歸之實其不滿之意為可見耳

申戊

### 武宗皇帝至大元年春正月以阿沙不花為右丞相行御

### 史大夫事

初可沙不花見帝容色日悴乘間進曰陛下入珍之味  
不知御萬金之身不知愛而惟麪藥是耽妃嬪是好是  
猶兩斧伐孤樹未有不顛仆者陛下縱不自愛獨不思  
祖宗付託之重天下仰望之切乎帝大悅曰非卿孰為  
朕言因命進酒阿沙不花頓首謝曰臣方欲陛下節飲  
而反勸之是臣之言不信於陛下也臣不敢奉詔左右  
皆賀帝得直臣遂授右丞相行御史大夫事

**廣義**

武宗即位之初而首得直臣如此宜有以善其  
終矣然而享國不永者不可獨委諸天也乃說

而不繹之

### 兩浙饑

民饑者四十六萬戶死者甚衆詔戶月給米六斗以沒入朱清張瑄財產賑之時浙東宣慰同知脫歡察議行勸貸之令斂富民錢百五十餘萬以二十五萬屬寧海縣簿胡長孺藏之長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既而果索其錢長孺抱成案進曰

**發明**

武宗即位未踰朞而饑饉之事兩見綱目前書山東饑此書兩浙饑分注雖各載其賑濟之實然而卒無益於饑荒者由其內不蓄而倉廩竭外不然而災異生徒以左於右梧而行姑息又何益於饑荒也哉後之人君要當敦本抑未母徒委之於天數也嗚呼綱目垂戒之意切矣

### 西僧毆上都留守李璧釋不問

西番僧之在上都者疆市民薪民拆于璧璧方詢其由僧已率其黨待向廷突入公府備案引璧璧辭竟選免未幾其徒龔何等與諸王合兒八刺妃爭道拉妃陛車毆之語侵上事間亦釋不問時宣政院方奉旨言毆西僧者斷其手詈者載其舌皇太子聞之函上言此法昔所未有遂寢其令

**發明**

嗚呼上都留守而為西僧所毆則其有愧是名亦多矣雖然西僧之所以強橫者由上之人縱之有素也僧毆留守釋之不問天下之事安有大於此者乎反有斷手截舌之令豈禮也哉綱目直書于冊一以見當時崇尚異端之極一以見當時威令不行之故噫元政乖刺如此此其所以為夷狄而非中華禮義之道也

**廣義**

上都元人根本之地李璧非其臣之可比朝廷自宜待之厚而寵之異焉夫何北貺番僧縱其毆辱果何理哉且夫城之狐社之鼠人不加害者非畏狐鼠也畏乎墮城損社之獲罪也况璧為國大臣豈番僧可得而毆者耶今彼其毆釋而不問其國法安在哉是

宜後日番僧之徒得以再殿王妃也嗚呼歷代之龍  
異端未有若此之甚厥後姦宄竊發妖人橫起實由  
是焉嗚呼西漢亡于外戚東漢亡于宦官唐亡于藩  
鎮宋沒于姦臣无敗于番僧然則敗亡之事雖異而  
其機則同識者恨之

### 三月建興聖宮

為皇太后所居

帝如上都○以脫脫木兒為平章政事○夏四月罷征東

### 行省

高麗王王章言陛下令臣還國後設行省國中比歲饑饉又以數百人仰食其土則民益不勝其困帝從其請之

相 六月龍西雲南地大震○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

邦寧在宋為小黃門初從瀛國公入見世祖留給事內  
寔至是帝欲以為江浙平章辭曰臣出關舊餘命前朝  
赦而用之使承乏中涓今陛下復欲置臣宰輔臣聞幸  
輔者佐天子共治天下者也柰何辱以寺人陛下縱不  
加臣借如天下後世何誠不敢奉詔帝大悅  
**發明** 書加宦者李邦寧大司徒兼左丞相文無貶詞  
然以宦者而君六卿之職又兼左揆之任則  
元室之卑從可知矣貽是禍者非武宗乎分注載邦  
寧所辭之言可謂能守其分者武宗聞之獨無愧哉  
**廣義** 嗚呼漢之將亡也天子為門生來將亡而封宦者為  
大元將亡而加宦者為丞相濁亂綱常未有若此  
之甚也不有豪傑起而一之則天理民彝孰從而正  
之哉天道好還無足怪也

秋七月皇子知世球請括河南田詔止之

和世球請立總管府括河南歸德汝寧潁河荒地茂收  
其祖中書言潁河之地出沒無常近有赤馬罕者妄稱  
省中委之括地以有主之田指為荒地所至騷動被害  
之民相率來懇方議其罪遇赦獲免今乃妄以其地獻  
於皇子且河南連歲凶荒脫從所請  
為害非細帝曰安用多言其止勿行

### 築呼鷹臺於鄴州

初改鷹坊為仁虞院秩正二品命右丞相脫脫  
等為院使領其事至是築呼鷹臺於鄴州澤中

**發明**

築呼鷹臺何也書所志其荒縱之失也蓋王  
者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入安外  
作禽荒先王大戒以萬乘之君務鷹隼之好  
又烏足以貽厥孫謀也哉故直書以深譏之

### 以谷思不花為右丞相乞台普濟為左丞相

詔內外機務並從中書區處諸王公主駙馬母沮撓之  
近侍官屬及內外諸司事非由中書議者毋隔越奏聞

### 八月諸路水旱蝗

江淮民播草根被皮為食而河南山東有父食其子者  
詔凡遣使振貸之憂差稅並蠲除之既而省臣言夏秋  
之間擊昌地震歸德暴風濟寧泰安真定大水民居傷  
析江浙飢荒之餘疫癘大作死者相枕藉父鬻其子夫  
離其妻哭聲震野所不忍聞是皆臣等不才猥當大任  
以致政事乖違陰陽失序願退位以避賢路帝曰災害  
致有由來非爾等所  
**發明** 武宗即位僅踰朞而兩書飢一書地震而此書  
諸路永旱蝗則帝之世災異之多甚矣當是時  
政事糾錯賢否混淆君日驕而臣日諂是以前災異迭  
形每相告戒惜乎武宗蔽固已深終莫能悟惟知自  
樂而不知憂民惟知自後而不知畏天徒使當時之  
民溺於塗炭悲夫綱目一書再書不一而足所以深  
罪武宗而垂  
訓來世也噫

**廣義**

大抵上天之心於人君無所不變故示以災眚  
者欲其脩省也迨其恬不知省然後別監厥德  
而用集大命焉今觀武宗曰災害事有由來非尔等  
所致但當慎所行耳然謂之慎所行者亦不知其所

慎所行者何事也其自誣如此天  
將何以祐之耶欲享國長久得乎

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以西僧教瓦班為翰林學士承旨

**發明**

賢者在位能者在職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  
刑此固治國之急務也翰林乃文學淵藪之地  
必才德俱優者方可任之當時之才德俱優屈於下  
僚者不少武宗不之拔擢而乃以西僧為之乎蓋異  
端難與論正道夷狄難與治中國自有書契以來未  
聞以僧為翰林學士者武宗酷信西僧前段留守而  
不問此為學士而無疑豈不貽笑於天下哉元固夷  
狄名器顛倒其如中國何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者  
所以譏其犬  
羊之雜撫耳

**廣義**

嗚呼以文苑清高之地而君一無父無君之禽  
獸尚何足以言倫理哉揭之于冊遺臭萬年

○十一月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

省臣言世祖時自中書以下諸司官有定員  
遞陞一級一司多至二三十員事不改舊而官日增乞  
如大德十年員數冗濫悉汰之又今中都築城大都建  
寺及為諸貴近營造私第軍民困斃廩藏空虛而用度  
日廣每賜一人動至鉅萬恐至不繼宜暫節縮况百司  
之事每於中書有于預者乞申禁之帝曰嘗令諸人毋  
干中書之政他日或有乘朕忽忘時  
內降文記至中書者其執之以來

**禁賈人乘驛**

時有進沉檀異木可構宮室者勅江浙行省驛致之中  
書省臣言西域賈人輒虎符馳驛馬名奉勅求珍異乃  
或以一豹上獻亦要回賜虎符國之信器驛半歲之間使  
需界之商賈誠非所宜既又言江浙諸驛半歲之間使  
人過者千二百有餘桑元寶合丁等進師豹鴉鵲數  
日食肉千餘斤自今有來獻者乞令自備資力從之  
**廣義** 孔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昔武王即位之  
以一蒺藜之貢受之若可以無害誠以人君玩物之心  
一萌則下之窺其所好者蓋將投間抵隙而無所不

至矣老氏曰圖難於其易為大於其細者此也今武宗甫爾即位兩浙遂亂縱僧毆臣寵任宦者諸路水旱蝗災呼鷹臺其間無一善政惟務珍禽奇獸寶玉是玩遂使賈人乘驛貢獻滿途意自古人君溺於玩物者未有甚於武宗也彼省臣所謂乞令自備資力者是猶或終其兄之臂子謂之姑徐徐云爾果何益哉

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脫左丞相○覈天下屯田

中書言天下屯田一百二十餘處由所用非人多致廢弛除四川井州應昌雲南為地遼遠餘當選習農務者往覈其可與者與可廢者廢詔從之

閏月太傅哈刺哈孫卒

謚忠獻

詔有司贖畿民所鬻子女

**發明**

贖民所鬻子女何以善所以善其民之心也雖然君無積蓄以養民而使民有顏色鬻其子女武宗之心寧無愧乎然既既贖而歸之則又非愍然不顧者之比故又進而予之所以嘉其一念之善耳吁可嘆哉

○以赤因帖木兒為平章政事○月赤察兒進攻察八兒

諸部漠北悉平

月赤察兒言察八兒諸王之在邊境者素無悛心黨諸部合謀必為國患請撫安篤哇之子款徹及處諸部未歸者於金山之陽遣軍屯田山北脫彼有謀吾已禱其腹心矣帝稱善趣進軍攻之察八兒等果欲奔款徹不納遂相率來降漠北悉平

左遷敬儼為兩淮轉運使

時嚴為江南治書待御史以議立尚書省不便忤宰臣意適兩淮盜法久滯乃左遷儼為轉運使欲陷之儼至



然貪理敝課復增羨至二十五萬引河南省臣來會益  
羨欲以所增羨為歲入常額嚴以民罷已甚以羨為額  
病民以為已  
不可遂止

酉巳

### 二年春正月越王禿剌有罪賜死

禿剌居常快有怨望意去年秋帝幸涼亭將御舟禿  
刺前止之言朕不遂帝由是銜之及宴萬歲山禿剌醉  
起解腰帶擲地腹曰謂帝曰爾與我者止此  
耳帝疑其有異志命省臣鞠之辭服遂誅之

**發明**

按劉氏書法賜死之例有四者所坐賜死有罪  
者也直書某有罪賜死宜死者也有所坐者武宗  
不顧親疎即加王爵而禿剌居常怨望時謀不軌此  
蓋小人之心得此欲彼不自滿足之意也使武宗  
苟能知此安有今日之患乎故直書以正其罪

### 始親享大廟

以受尊號告謝大廟為親享之始

**廣義**

祖宗之尊豈可使人攝之也書曰始親享者以是  
自此以前皆使人攝之也意尊祖敬宗之禮於  
胡虜也  
何尤哉

### 追還內降璽書

丞相塔思不花等言朝廷璽書不由中書徑令翰林頒  
給者自大德六年至今凡六千三百餘道皆干士田戶  
口錢穀銓選獄訟害民妨政之事請悉  
追奪後凡不由中書者乞勿與之制可

### 帝如上都

御史言京師之內工役繁興加之歲旱民饑狂愚易惑  
今乘輿行幸乞命丞相一人留守京師著為令從之

### 夏六月復徵僧道賦稅

從省臣  
言也

### 秋七月河決歸德又決封丘

續綱目十四卷

元武宗至大二年

廿

然金... 卷之... 七

**發明** 嗚呼當時河決之害亦多矣是豈當時隄防之不周歟抑亦當時氣數之使然歟曰非也蓋隄防傳襲既久至是而決則非氣數可知是乃陰陽失常不能自世至是而決則非氣數可知是乃陰陽失常不能自固而實天變之所致也豈可委之河防氣數之未乎苟以河防氣數為言則人君視為泛常將何所警懼哉也

○八月復置尚書省以乞台普濟為右丞相脫虎脫為左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政事保八為右丞忙哥鐵木兒為左丞王羅參知政事

初帝從脫虎脫教化法忽魯丁言欲復置尚書省分理財用御史臺臣言至元中阿合馬桑哥相繼立尚書省綜理財用事敗併入中書今四方地震木災歲仍不登百姓重困又復立之則必增置有司監設官吏始非益民之事且綜理財用在人為之若止命書未見不可帝曰卿言良景此二人者願任其事姑聽其行焉至是樂實又與保八言其事帝命與塔思不花集議保八言政事得失皆前日中書所為今欲舉正彼懼有累孰願行者臣請乞舊事從中書新政從尚書其尚書省官請以乞台普濟脫虎脫為丞相三寶奴樂實為平章保八為右丞王熊為參知政事帝並從之塔思不花言此大為遷爾更張乞與老臣更議之帝不從三寶奴言尚書省既立更新庶政變易鈔法用官六十四員其中宿衛之士有之品秩未至若有之未歷仕者有之此皆素習於事既已任之乞勿拘例授以宣勅仍改各行中書省為行尚書省以尚書省條畫頒示天下敢有沮撓者罪之

**發明** 書復置尚書省以明其不宜置也今所用之者皆一時之小人自是群小用事變更制度而天下由是多事矣故備

**廣義** 此即王安石制置條例司耳乞台普濟等不以盧世榮桑哥為鑿又欲踵其覆轍厥後自取誅戮不亦宜乎

卷之... 七

### 置太子右衛率府

命右丞相脫虎脫御史大夫不里牙敦領府事取河南  
 蒙古軍萬人隸之王約曰左衛率府舊制有之今置右  
 府何為諸公深思之不可以累儲宮也太子又命取女  
 西兵器給宿衛士約謂詹事完澤曰詹事後文千里取  
 兵器人必驚疑主上聞之奈何完澤愧曰實慮不及此  
 家令薛居言陝西分地五事命往理之約不為署行語  
 之曰太子潛龍也當勿用之時為飛龍之事可乎遂止  
 太子喜諭羣下曰事未經王彥博議者勿啓一日約方  
 啓事二宦官侍側太子問曰自古宦官壞人家國有諸  
 對曰宦官善惡皆有之但恐處置失宜耳太子深然其  
 言

**廣義** 君子觀王約告仁宗之言可謂不負厥職者矣  
 然而仁宗之善政屢見于史冊者謂非王約輔

導於其始可乎若王約者貽仁宗之哲命者也

### 九月頒行大銀鈔

帝從樂實言鈔法大壞乃改造至大銀鈔凡十三等每  
 一兩准至元鈔五貫白銀一兩黃金一錢隨路立平準  
 行用庫及常平倉以權物價毋令  
 沸騰元之鈔法至是凡三變云

### 帝還大都始鑄錢

元行鈔法雖皆以錢為文而廢錢弗鑄至是始詔大都  
 立資國院山東河東遼陽江淮湖廣四川立泉貨監六  
 產銅之地設提舉司十九鑄錢曰至大通寶者每一文  
 准銀鈔一釐曰大元通寶者准至大錢十文與歷代錢  
 通用其當五當三折二並以舊數用之既而御史言至  
 大銀鈔始行品目繁多民猶未悟而又兼行銅錢慮有  
 相妨今民間拘收銅器甚急民  
 殊不便乞與省臣詳議不報

### 復行內降旨

尚書省言三宮內降之旨曩中書奏請勿行臣等謂宜  
 仍舊行之儻於大事有害則復奏請中書之務乞以盡  
 歸臣等  
 從之

冬十月以皇太子兼尚書令

初帝從乞台普濟等言由尚書省任人而以宣勅散官委之中書至是太子言舊制百官宣勅皆歸中書以臣為中書令故也自今勅牒宜令尚書省給降宣命仍委中書從之

質江南富民子為軍

樂實言江南平垂四十年其民止輸地稅餘皆無與富室有占編民奴役之者動輒百千家有多至萬家者其力可知乞令有司收糧五萬石以上者石輸二并於官仍質一子而軍之所輸之糧半入京師以養御士半留於彼以備凶年富國安民無善於此詔如其言行之

發明

語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武宗惑樂寶之言虐其民矣安有欺君虐民之臣尚可追其誅戮乎直書于冊交繼之也

廣義

樂實欲質江南富民子為軍者憂其為亂也其計不亦左乎

十一月八百媳婦諸蠻亂

八百媳婦及大小徹里諸蠻作亂詔遣雲南右丞筭只兒威往招諭之比至為賊所賂復肆攻掠遂以敗還

以阿散為尚書左丞相行中書平章政事

尋出商議遼陽行省事

十二月帝親饗太廟

發明

易曰萃亨王假有廟祭義曰公假于太廟朱子曰廟所以聚祖考之精神又人必能聚已之精神則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之精神也然則王者親享太廟以已之精神聚祖考之精神則必親享而後可元世未嘗親享遣官代之則是失萃聚之義而悖禮亦甚矣武宗能親享之此綱目所以特書以予之也

三年春正月徵李孟入見以為平章政事同知樞密院事

初孟既逃去有諸于帝者曰內難初定時孟嘗勸皇太子自取帝弗之信一日太子侍內宴忽戚然改容帝曰

吾弟何不樂太子從容起謝曰賴天地祖宗神靈神器有歸然成今日母子兄弟之權者李道復之功居多適思之不自知其變於心也帝即命搜訪之得於許昌陘山召見謂宰臣曰此皇祖妣命為朕賓師者宜速任之至是乃授中書平章事集賢大學士同知樞密院事

**廣義** 抑觀仁宗之起李孟可謂兩得矣一以釋武宗之疑一以全青宮之義仁宗其賢乎

**立皇后弘吉刺氏** ○二月寧王闕闕出謀反流於高麗

闕闕出與秃剌子阿刺納失里謀為不軌事覺下闕闕出獄竄阿剌納失里於漠北磔西僧鐵里等二十四人于市遂欲誅闕闕出平章政事鐵哥獨辨其誣詔釋之流于高麗

**以樂實為尚書左丞相** ○三月賜諸王察八兒幣帛

初世祖以海都叛詔積其分也五戶絲為幣帛俟其來降賜之至是其子察八兒來歸尚書省臣請以賜之帝命省臣備述其故以與之使彼知所愧

**發明** 有功則賞雖不廢有罪則刑雖不貸此其明而僅流之於高麗察八兒海都之子叛不能誅乃賜幣帛此皆過於姑息而非奉天伐暴之意也昔管

蔡流言周公誅之豈周公手刃同氣耶奉行天討不能順私息以廢公法耳今而謀反者僅流高麗悖逆者賜之幣帛而不知有功者將何所賞乎元之政刑如此又安能久享其國哉

**帝如上都** ○夏五月詔尚書省右丞相脫虎脫左丞相三

**寶奴總百司度務**

等加脫虎脫太師爵義國公三寶奴爵楚國公

**荆襄大水山崩**

襄陽峽州路荆門州壞官民解舍二萬一千八百餘間死者三千四百餘人

**發明** 詩云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故僭莫懲是時

荆襄大水山崩死者三千四百人則其變之非小明矣元之君臣曾未見其宵旰不寧更相戒飭之意而徒上下偷安置之度外則其自暴自棄不足以為為豈不明且切歟綱目書此其垂戒來世也大矣

**廣義** 總上書詔尚書省且右丞相脫脫赤非世也道崩者所以著寵任興利之臣專權之應也天

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詔減宮人膳  
尚書省言宜敕院稟給日增儲待雜廣亦不能給帝曰此見後宮飲膳與朕無異其嚴實減之

詔大司農脩明勸農之令○十一月始以太祖配于南郊  
先是三寶奴等言奉詔舉行郊祀典禮臣等議欲祀北郊必先南郊今歲冬至祀天園立尊太祖皇帝配享歲夏至祀方立尊世祖皇帝配享至是有事南郊以太祖配享

**廣義** 武宗曰始於前此未有也

殺大都留守鄭阿兒思蘭  
阿兒思蘭襲父職為武衛都指揮使尚書省構其與兄榮祖等十七人圖為不軌置獄鞫之並棄市籍其家中之外寃

**發明** 凡書殺殺無罪也阿兒思蘭初無罪犯尚書省果何罪哉前史皆以棄市書綱目變文直書曰殺所以明其無罪因以議元之失政刑也安有無罪殺人而可以為民之父母乎故特不去其官

城中都

四年春正月帝崩

廟號武宗國語稱曰曲律皇帝臣曰帝既然欲割治改法而有為故其封爵太濫賜賚太泛至元大德之政於是稍有更變云

續綱目卷七十四

廣義

抑觀史臣之論武宗有曰帝既然欲創治改法  
而為故其封爵太監錫賚太泛於戲此豈善  
論武宗者哉且胡元創治立法固為不善如  
則當速改武宗慨然欲創治改法亦謂有為  
為之時也觀其創治改法不過寵任西僧為  
祿承旨封興利之臣我虎脫等為公築呼鷹  
殿上郡留守李璧聽諛殺大都守鄭阿思蘭  
曰復置尚書省綜理財用即王安石制置條  
其曰有進沉香異木可為宮室者即命乘驛  
宋徽宗土木宮室之費也然則所為之不善  
孰有大於此類哉其所費者不過聽阿比不  
酒色聽省臣請汰冗官節財用罷天下屯田  
贖飢民所鬻子女詔大司農脩明勸農之令  
祖配享南郊其所得者如是而已噫所失者  
所得者小而寡然爵及惡德費出不經謂之  
武宗創治改法而有為臣未之信焉

皇太子能尚書省誅脫虎脫三寶奴樂實保八王罷流忙

哥鐵木兒于海南

皇太子以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凡  
悉按誅之廷慶使揚采兒只諫曰為政而首  
王治也太子感其言特誅其尤者既而御史  
等既正典刑而黨附之徒布在百司若李羅  
里吉思馬兒等奸貪害政今中書方欲用為  
章參政等官宜加嚴黜從之尋復以行尚書  
書省百司廢務復歸中書

發明

脫虎脫等變亂舊章流毒百姓其罪亦已甚矣  
五刑五用舍此而誰適皇太子既知其弊悉  
革正脫虎脫等則誅之已壞之緒苟不一  
而推重輕也此皆前人已壞之緒苟不一  
四海困窮而天之祿亦永終矣是乃撥亂  
網古人心之天理而斯世寧不為之一快哉  
表而出之

廣義

仁宗速改其元之不善其賢於武  
宗遠矣故持書皇太子者美之也

廣義 仁宗速改其元之不善其賢於武 宗遠矣故持書皇太子者美之也

罷城中都

皇太子以司徒蕭琛城中都激功毒民遂追奪其符印令百司禁錮之凡中都所治民田悉還之民

發明

昔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心馮貫如之何何必改作蓋改作未免勞民而傷財一長府之作閔

子止之書罷城中都則仁宗憂民之心切而治國之心勤矣宜其得享承平之治也

以鐵木迭兒為右丞相完澤李孟並平章政事○召先朝

舊臣程鵬飛等十五人

召先朝諸知政務老臣程鵬飛董士選李謙張驢陳天祥尚文劉正郝天挺董士珍蕭綱劉敏中王思廉韓從益趙君信程文海十五人詣闕同議廢政天祥等五人不至謙至首陳九事正陳八事皆欲朝廷守成憲開言校定律令舉切時弊

二月罷康里脫脫為江浙行省左丞相

脫脫下車進父母問民間利病咸謂杭城舊有便河通江許漕廢已久若疏鑿以通舟楫物價必平僚佐或難行之脫脫曰吾陞辭之日密旨許以便宜行事民以為便蒙其利則災沴自弭上功何尤焉不一月河成

三月皇太子即位大赦

皇太后欲用陰陽家言令太子即位隆福宮御史中丞張珪言當御大明殿帝悟移仗大明殿既即位親解所御衣及只孫夜二賜之

詔百司遞陞品秩者復舊制

詔武宗時百司遞陞品秩者悉從舊制既又諭省臣曰卿等哀集中統至元以來條章擇老臣明法律者有司遵行之則抵罪者庶無冤抑



夏地裂 ○ 遣宦者李邦密獲奠於孔子

邦寧既受命行禮方許位忽大起殿上及兩廡燭盡  
滅燭臺底鐵罇入地尺許無不者邦寧悚息伏地諸  
執事者皆伏良久風息乃成禮邦寧因漸海累日○初  
帝在東宮邦寧知三寶奴等畏帝英明乘間言於武宗  
曰陛下富於春秋皇子漸長父作子述古之道也未聞  
有子而立第者武宗不悅曰朕忘已定汝自往東宮言  
之邦寧漸懼而退及帝即位左右咸請誅之帝曰帝王  
曆數自有天命其言何足介懷加邦寧開府儀同三司  
為集賢院大學士尋卒

發明

邦寧前既為大司徒兼左丞相此何以不書不  
能親奠孔子則或遣親王或命大臣則慶緩可也今  
以邦寧闡教而俾之然謂先聖之廟乎况而大風滅  
燭弗克成禮此蓋夫子在天之靈不欲享此非禮之  
祭也仁宗知敬孔子而不知所以敬之之禮是則欲  
敬孔子而反為所以褻孔子耳曾謂孔子不知  
祭乎

舊義

或曰分註載風起燭滅之事果有是乎曰有曰  
道貫古今其形而下者與天雖異其形而上者與天  
則同故曰形雖是人其實則是一團天理天即理也  
合德豈刑餘如隸之賤惡者可得而莫享耶此理必  
然無足怪者不然宋光宗紹熙二年合祭天也是何  
風雨大作而黃壇燭盡滅耶綱目備書于冊者所以  
甚元人之惡也夫何惑

夏四月罷行至大銀鈔銅錢

帝以至大銀鈔輕重失宜至大大元銅錢新舊恣用行  
之未久為弊滋甚詔並罷之楊朵兒只曰法有便否不  
當視立法之人為廢置銅錢與楮幣相權而用  
古之道也何可遷廢邪言雖不用時論是之

五月遣兵擊八百媳婦

陝西特御史趙世延諫曰蠻夷事在羈縻先朝用兵不  
已致亡失軍旅誅戮省臣入第當選重臣知治體者付

以遇寄兵宜勿用也不聽

### 秋閏七月賜李孟爵秦國公

孟感帝知遇頗以國事為已任身當時賜予太廣名爵太監風俗太僭振無章每勸帝言人君之柄在刑與賞刑不足懲賞不足勸何以治帝在懷州深見吏弊既即位欲痛剷除之孟曰吏亦當有賢者在激萬之而已帝曰卿儒者宜與此曹氣類不合而曲為保護如此真長者之言也嘗謂之曰朕在位必卿在中書賜爵秦國公圖其像命詞臣贊之每入見稱曰道復而不名

**集覽**

孟表字

### 增國子生為三百人

初帝命李孟頌國子學論之曰國學人材所自出卿宜數課諸生勉其德業至是又諭省臣曰昔世祖注意國學如不忽水等皆蒙古人而教以成材朕今親定國子學為三百人仍增陪堂生二十人通一經者以次補伴為式既而孟等言方今進用儒者而老成日以凋儒學提舉等職俾學者有所激勸帝從之詔自今勿限資給果忻而賢雖曰身亦任用之

### 九月還陳益稷舊賜田

益稷言曰世祖朝來歸妻子皆為其國人所害朝廷因遣授王爵賜漢陽田五百頃俾自贍今臣年幾七十而有司拘所授田就食無所帝謂省臣曰益稷來歸宜厚賜以懷遠人其進財爵授田如故

### 冬十一月罷營繕

初帝諭太府監臣曰財用足則可以養萬民給軍旅雖一繒之微非朕命毋輒與人至是李孟言每歲支銀六百餘萬錠又土木營繕百餘處計用數百萬錠內降旨賞賜復用三百餘萬錠北邊軍需又六七百萬錠帑藏見貯止十一萬餘錠安能周給浮費宜悉停罷帝納其言罷諸營繕時都水監傳旨給驛取抗州所造龍舟省臣諫曰陛下踐祚訖天下心命宣索母得擅進誠取此舟有非

**發明**

作此天下盡壞

是時饑饉相仍弊政一切更

新如罷行至大銀鈔武宗之所未行者帝故大書持書深予之爾

增國子生如罷營繕皆此其所以卓冠武宗也

復以阿散為平章政事○十二月詔停內降旨

帝初諭省臣曰朕前戒近侍毋以文記傳旨中書敢有犯者徑連其人治之至是省臣復言祖宗立選法憑熙涉以示激勸今官未及考或無故更改或曠等進階借受國公丞相等職請司已裁而復置者有之今春以來內降旨除官千餘人其中欺偽豈能盡知壞法選法莫此為甚帝曰自今凡內降旨一切勿行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五

終

後學餘杭 周 德恭 發明  
後學雲間 張 時恭 廣義

起壬子元仁宗皇慶元年凡十八年  
盡己巳元文宗天曆二年

壬

仁宗皇帝皇慶元年春正月制進翰林國史院秩

帝諭省臣曰翰林集賢儒臣須朕自選用毋輒擬奏人言御史臺任重朕謂國史院尤重蓋御史臺是一時公論國史院是萬世公論於是陞翰林國史院秩從一品尋勅博選中外才學之士居之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以阿散為左丞相張驢為平章

政事。六月朔日食。勅左 倭倖乞加官

特朝廷封拜繁多群臣繼於是誠左右勤職業

如受公王之爵者前後相倖加官御史中丞郝天

辨言自先帝即位之時  
之人爵之太高等使近  
迹於朝化者雖令追  
云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是以  
足以致舞豪傑名器則  
言國初設官在內須三  
以爲黜陟比者省院臺  
月甚有旬日之間而屢  
暇宣風布化參理機務  
其餘內外大小官屬必  
奸之弊

**發明**

善治天下者莫先於慎  
之徒不得以觀覩由是  
正萬民皆自此而推之  
而禁絕之則希矣仁宗  
至於大亂者幾希矣仁  
左右勿乞如官則其防  
之書于冊蓋予之盛心也

**廣義**

書此足以見其重名器也  
文無美辭而美在其中矣

秋七月帝還大都。冬十月赦。十二月李孟罷以張珪  
為平章政事

帝欲以伶人曹交往為禮部尚書珪曰  
伶人為宗伯何以示後世力諫止之

二年春二月鐵木迭兒罷以禿忽魯為右丞相。立皇后

弘吉刺氏。彗出東井

丞相禿忽魯言頻年亢旱民黎艱食而又隕霜雨沙天  
象示警皆由臣等變理不職所致乞罷黜以答天譴帝  
曰事豈關汝其勿復言御史其言富人貪緣特旨濫  
授官爵微政宜微用人多廢罪之流內特託為貧之五  
奏恩賞而西僧以作佛事之效累釋重囚諸王駙馬寺  
觀土田徵租民間擾害尤甚皆今之弊政所宜悉革也

皇元明... 卷之...

制曰

夏四月帝如上都。五月以高自郁刺為平章政事。六月

京師地再震。詔以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司馬

光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並從祀孔子廟庭

**發明**

夫以褒高年所以長其長也。血維孤所以幼其幼也。嘉孝子所以親其親也。旌節婦所以義其

也。十賢從祀獨見於先務而崇儒重道尤為國之先務

未能行成宗又不可謂發祖宗之朝其意善矣。蓋世祖既

創始從祀廟庭可謂發祖宗之未發行前代之未行

則其崇祀先重吾道之意彰彰明耳。所以卓冠

**廣義**

書詔以諸賢從祀者崇道統也

留等縣漂民田廬

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一月初詔行科舉

初世祖時議定科舉新制未及行至是中書省臣復以

為言乃命定其條制詔天下三歲一開科蒙古色目人

與漢人南人各命題蒙古色目人願試

漢人南人科日中選者如一等注授

**廣義** 科舉書曰勿詔行科者以見示

人前此未嘗設科取士也

京師大旱疫

帝問群臣災之道翰林學士程鉅夫舉湯禱桑林事以對

帝嘆曰此實朕之責也赤子何罪陝西行臺治書侍御

史尉遲德誠亦上言西僧以作佛事疎放罪囚以為新

福奴婢殺主妻妾殺夫皆獲寅緣以免實紊典常必欲

脩政以答天譴夫豈有先於此者哉

**發明** 仁宗即位僅二年而災異之多迭書于冊如六月日食彗出東井京師地再震河決京師大旱

寅甲

疫綱目皆筆而不削者是時弊政多革朝廷清明而  
災異不息何耶意者西僧佛事昧放罪囚如婢殺主  
妻妾殺夫貪緣獲免實紊典刑天下之亂莫此  
為甚也尉遲德誠之言是矣帝不深鑒惜哉

延祐元年春正月詔求遺逸。二月禿忽魯罷以阿散為

右丞相趙世延參知政事

省臣言比奉詔漢人參政宜用儒者侍御史趙世延其  
人也帝曰世延誠可用然雍古氏非漢人其署宜居右  
遂拜參知政事

三月帝如上都。夏六月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

發明

文武之階宦者雜授此漢唐之陋習也有宋因  
之而不革元朝襲之而尤甚比皆昏君庸主不  
顧是非之通患也且宦者之職不過使之供洒掃掌  
門禁傳命令服走趨而已文武之階宦者所宜任  
平仁宗痛懲此弊一新故轍是亦知過必改之盛心  
也使其自今他之改易陋習勿為也

鮮克有終不能無失耳

秋八月帝還大都。地震

冀寧汴梁及武安涉縣壞官  
民廬舍壓死者三百四十人

秋月復以鐵木迭兒為右丞相阿散為左丞相

先是阿散自言其非世勲族姓不可以居右相因舉鐵  
木迭兒自代遂拜鐵木迭兒開府儀同三司錄軍國重  
事居數月復進右丞相以阿相為左丞相

冬十一月詔吏坐贓罪者黥其面。十二月復以李孟為

平章政事。詔定官民車服之制

帝以士民靡麗相尚僭禮管財命  
中書省定民車服等  
等惟蒙古及怯薛諸色人不禁然亦不許服龍鳳文  
發願 程博曰天在上澤居下上下之正理也人之所

履當如是故取其象為履君子觀履之象以辨上別下之分以定其民志夫上下之分明然後民志有定民志定然後可以言治民志不定天下不可得而治也是時上民尚侈禮費財蓋由上下之分不明士民之志未定貴賤何由而別乎尊卑何由而正乎仁宗既知其弊禁僭用之階定車服之制然後貴賤既明尊卑斯正而民之志於是乎定也豈不深合乎時中也哉

### 復以齊履謙為國子司業

初履謙與吳澄俱在國學既罷去學制稍廢至是復以履謙為司業乃酌舊制議立升齋積分之法每季考其學行以次第升既升上齋踰再歲始與私試辭理俱優者一分辭平理優者為半分歲終積至八分者為高等禮部集賢歲選六人以貢帝從其議

### 詔經理江浙西河南民田

張驢言經理之法世祖已行但其間尚多欺蔽遂遣驢等往三省行之限民四十日以所有田自實於官期限猝迫貪刻用事富民黥吏並緣為姦於是民不暇生理賊蜂起田野荒蕪其弊反有甚於前者樞密副使吳元珪入見言世祖限田四百畝以給軍需餘田悉令貢賦稅向江南之平幾四十年戶有定籍田有定畝今經理之法務以增多為能加之有司頭會箕歛元元困若日甚臣恐變生不測非國之福帝命並遵舊制

### 二年春正月遣使巡行天下

分十二道問民疾苦黜陟官吏

### 三月初賜進士護都沓兒張起巖等五十六人及第出身

### 有差

分進士為兩榜蒙古色目人為右漢人南人為左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品以下及第二甲皆正七品第三甲正八品兩榜並同

### 發明

仁宗誠可謂有元文明之主矣前書初詔行科舉此書初賜進士元自混一至是歷三主四十

卯乙

餘年所未嘗行至仁宗而始行之則其興賢育才之意良可見矣是以皇慶延祐之治號稱治平良以此也若仁宗者誠功光祖宗德垂後世而屹然為一代之規模焉耳豈不美哉特書曰初蓋予之也

張驢罷

駙謁告歸江南奪民田中丞楊杲兒只劾之罷為江浙平章政事

夏四月朔日食。帝如上都。五月成紀縣山移

是夜疾風電雹北山南移至西河川次日再移平地突出土阜高者二三丈陷沒民居監察御史馬祖常言山不動之物今而動焉由在野有當用不用之賢在官有當言不言之佞故致然爾

發明

天道常動地道常靜苟或宜動而靜宜靜而動則失乎常理是乃所以為異也是故三王脩

德百軌順度天地於焉而位萬物於焉而育自無三辰失行山川崩竭兵亂凶荒胎殞卵卹之患矣然而欲天地之位必位吾心之天地欲萬物之育必位吾心之萬物入綱目所書山川崩竭有矣未聞有山移者山為而移則其變豈不大哉故特謹而書之

加宦官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

發明

加不宜加也語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又曰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是故言之非難行之為難所以古之聖賢必欲言行之相符也蓋學士文學之任非宦者所得為去年夏書勅自今宦者勿得授文階至是年五月僅克踰暮而書加宦者續元暉昭文館大學士曾謂學士之職非文階乎此蓋中心無主能言而不能行未始不為物欲之撓括耳綱目所謂王道之權衡此類是矣

江西湖廣饑。秋七月畿內大雨水。贛州民蔡五九

兵起擒斬之

初經理之法既行鐵木迭兒猶以為未實復下令括田增稅而昵匝馬力在江西酷虐尤甚新豐一縣撤民戶千九百區夷墓揚骨以為所增項畝吾民怨毒入骨贛州民蔡五九等遂率眾寇抄汀漳諸路陷寧化縣據之



稱王建號詔遣張駙討  
之擒斬五九餘黨悉平

**廣義**

大抵民之率衆為寇者豈其得已也哉由乎上  
陳勝之徒唐僖宗以賦歛愈急而促黃巢之黨女直  
之勢強而宋徽宗括民田以促之蒙古之方張而金  
哀宗括民粟以促之何也食為民之天也民之無食  
猶魚之無水木之無土耳魚無水不活木無土不生  
民無食必死然而魚也木也乃無為之物也若其無  
水無土則安于死耳豈有他哉至於民者至愚而神  
固非魚與木也是以君人者一失其馭必將激其憤  
悶之心而有不勝其禍者矣書曰予臨兆民凜乎若  
朽索之馭六馬其以此致有天下者慎勿以非道促  
之可也故綱目於蔡五九不書曰作亂而書曰兵起  
者意有在焉

**八月帝還大都。以趙世延為御史中丞**

世延自參知政事遷中丞詔省臣自平章以下送之入  
臺其禮前所無有由是為鐵木迭兒所忌用太后旨出

為雲南右丞陸辭  
帝令仍為中丞

**冬十月以郭貫為參知政事**

貫初為河東廉訪副使帝在東宮時幸五臺因問河東  
廉訪使戚里吉反何以有善政右右曰副使郭貫之教  
也厚賜之及帝即位累遷至浙  
西廉訪使至是以為參知政事

**十一月彗見紫微垣赦**

丞相阿散等以星變乞避位帝曰此朕之愆豈卿等所  
致其復乃朕苟政有過差勿憚於改而凡可以安百姓  
者當悉言之因赦  
免各路差稅有差

**發明**

自七月至于月網目書江西湖廣飢畿內大  
雨水贛州兵起彗見紫微垣此皆災異盜賊併  
之而起然則朝廷警備元氣固則邪慝乘之而入矣是  
固則百邪不能入元氣不固則邪慝乘之而入矣是  
誠先儒所謂朝廷腹心元氣也即網目之所  
書驗當待之得失則天變之應信不可誣矣

立武宗子和世球為周王出鎮雲南

初武宗既立帝為太子後丞相三寶奴復勸立和世球  
召康里脫脫言之脫脫曰太子弟曩定宗社君東宮已久  
兄弟叔姪世世相承孰敢紊其序乎三寶奴曰今日兄  
已授弟異日能保叔授其姪乎脫脫曰在我不可渝彼  
失其信天實鑒之至是議立太子丞相鐵木迭兒欲徵  
寵請立皇子頌德八刺又與太后幸臣失烈門諸王於  
兩宮遂封為周  
王遣出鎮雲南

廣義

仁宗此舉即宋太宗之所為  
也其有負於武宗也多矣

詔免江浙等三省自實田租二年

時方警贛州之亂而張駟在江浙復以括田迫民有至  
死者御史臺上書累言經理及括田之害詔罷之復命  
河南自實田自延祐五年始止科其半而  
汴梁一路凡減虛增之數二十萬石  
發明 漢文賜田祖之半君子予之元自經理括田之  
年則是有勤郵民隱之心也豈  
不善哉揭而書之孟子之耳

丙辰

三年春二月帝如上都平章政事張珪謝平歸

初皇太后以張珪嘗劾鐵木迭兒不可使為太師至是  
與帝如上都方度居庸關潛召珪切責杖之珪創甚輿  
歸京師明日遂出國門時珪子景元宿衛左右以父病  
篤辭還帝驚問故殊不澤遣使賜之酒進拜大司徒遂  
歸謝病

發明

以病免實也謝病歸託也書平章政事張珪謝  
病歸病帝也元之世綱自書謝病歸三而已世

祖時則有許衡仁宗時則有張珪文宗時則有虞集  
皆出於不得已託詞而去者也太后怒珪嘗劾鐵木  
迭兒問帝出幸切責杖之君子豈可以苟祿乎遂謝  
病歸當時之設是官亦文具矣如漢書諫大夫王吉  
謝病歸同意君  
子宜參考之

禁方春畋獵

續綱目卷廿五

初有議禁民畝獵犯者抵死左司郎中韓若愚曰齊宣王之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孟子非之衆以為然遂減其刑

### 太史令郭守敬卒

守敬之學長於天文水利太史令王恂以學自負每見守敬制度精巧深嘆服之王禕曰自宋以來學者於天文水利之故不講久矣守敬獨能任其絕學度越往古以成一代之制也

**發明**

太史令微之微者其卒未嘗書此何以書錄賢也守敬長於天文水利以成一代之制則其不愧是我亦多矣故書予之

夏五月以伯鐵木兒蕭拜住為平章政事。秋八月帝

遷大都。冬十月以趙孟頫為翰林學士承旨

帝在東宮素知其名及即位召除其賢侍講學士至是拜翰林學士承旨有間之者言國文不宜令孟頫與帝

作傳之後世此屬嗷嗷何也復厚賜之

**廣義**

子昂以趙宋宗室臣事讐元其醜固不足言矣若其修史至張弘範襲厓山之日其視陸秀夫張世傑為何如人矣嗚呼悲哉綱目記其時月而大書之者愧子昂於千古也

### 十一月周王和世琜逃居漠北

和世琜次延安其臣禿忽魯及武宗舊臣鼐日教化等謀曰天下者我武宗之天下也王之出鎮本非上意由讒構致然請聞之朝廷庶可杜塞離間遂與陝西丞相阿思罕章裕察兒西臺大夫脫里伯中丞脫歡發關中兵分道自潼關河中府入已而裕察兒背約襲殺阿思罕教化和世琜乃走至金山西北集諸王察阿台等之部居

**發明**

逃者匹夫之事書逃何誅心也和世琜惑其臣禿忽魯之謀潛懷不軌因事弗成逃居漠北則周王不能辭其謀逆之罪矣直書逃居則其畏罪苟免之意豈不為可見哉

十二月立子碩德八刺為皇太子

仍兼中書令樞密使

四年春二月詔郡縣復置義倉○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不雨

帝嘗夜坐謂侍臣曰雨暘不時奈何蕭拜住曰宰相之過也帝曰卿不在中書邪拜住惶愧頃之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左右以雨衣進帝曰朕為民祈雨何避焉

**發明** 備三年春正月不雨夏四月不雨穀梁曰不雨者勤雨也每時而一書閱雨也胡氏曰閱雨者有志乎民者也披詩稱億公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則誠賢君也其有志乎民審矣故冬不雨而書春不雨而書夏不雨而書以著其勤也今而四月不雨帝露香禱于天既而大雨則其憂民之心為可知此綱目取法春秋之意也

五月以赤因鐵木兒阿卜海牙並為平章政事○六月鐵木送兒罷以阿散為右丞相

鐵木送兒之再入相恃勢貪雪亮穢滋甚中外切齒群臣不知所以為平章政事蕭拜住稍牽制之中丞楊朵兒只既然以糾正其罪為已任上都富民張弼殺入繫獄鐵木送兒使家奴脅留守賀勝使出之勝不可朵兒只廉得鐵木送兒受弼賂鉅萬萬乃與拜住及勝奏之而內外御史凡四十餘人共劾其罪點竊貪欺上罔下占據晉王田及衛兵校地竊食郊廟供祀馬受諸王人等珍王之賄動以萬計誤國之罪又在桑哥阿合馬之上四海嫉憤成願車裂斬首以快人心奏上帝震怒鐵木送兒懼逃匿太后宮朵兒只持之益急太后召朵兒只責之帝不忍傷太后意但罷其相位而遷朵兒只為集賢學士

以烏伯都刺復為平章政事○秋七月李孟罷以王毅為

續綱目卷之七十五

平章政事○賜衛士錢帛

帝出見衛士有弊衣者駐馬問之對曰戍守邊鎮餘年以故貧耳帝曰此輩久勞于外留守臣未嘗以聞非朕親見何由知之自今有類此者必言於朕因命賜之錢帛

**發明**

賜衛士錢帛何以書所以予其卹民之心也帝

八月帝還大都

帝在御已久猶若東宮而飲酒無度監察御史馬相常上書言天子承天繼統當極保愛玉食之御猶審五味之宜酒醴之供可不思百拜之義大內正衙朝賀之地雖下不忘東宮之舊竊慮起民間觀聽之疑且國家百年朝儀尚闕誠使羣臣奏對之際御史執簡史官執筆則雖有懷奸利乞官賞者不敢出諸其口乞令中書集議或三日二日常出視朝

九月以伯答沙為右丞相阿散復為左丞相

初阿散奏事畢帝問曰卿等日所行者何事對曰奉行詔旨而已帝曰卿等何尊奉行朕吉維祖宗遺訓朝廷法令皆不遵守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法不立而天下治者使人君制法宰相能守法則民知畏避免於刑戮若法弛民慢怨言並興求治難矣阿散因言故事丞相必用蒙古勳臣阿散西域人不厭人望為右丞相阿散仍左丞相

嶺北地震三日

**發明**

綱目書地震多矣未有書地震三日者地震三日則其變大也仁宗即位未幾而災異迭見帝豈育此特政逆令以于天地之變具應之捷於影響然則變若此特政以忘刻少恩而變具應之捷於影響然則人君一念之間所繫無或可不謹諸可不畏諸天人相與之際毫忽無或可不謹諸可不畏諸

五年春正月賜賈住爵魯國公

戊午

卷之三十三

七

買住由湖廣平章政事進爵魯國公大司農未幾銜史  
言此年以名爵太濫方詔裁罷近聞禮部鑄太尉司徒  
等印二十有六此輩無功於國載  
諸史冊貽笑將來宜令革去從之

**廣義** 書曰官不私及私昵爵周及惡德况乎上公之爵  
作書致戒者愚其有僭擬之失也然非功德隆盛者  
詐能及哉今胡元少有私愛者遷以是爵賜之其於  
名器也不亦輕且瀆  
矣元人何足道哉

### 二月朔日食○寫金字佛經

共糜金三千九百兩初宣徽院使歲會內廷佛事之費  
以斤數者麵四十三萬九千五百油七萬九千餘密共  
五萬餘蓋自元至元三十年間黜祠佛事之日僅百有二  
大德七年再立功德使司增至五百餘至是僧徒冒利  
無厭歲費滋甚較之  
大德又不知幾倍矣

**發明** 書醜之也侏儻之言何益於事夷狄之教何善  
是柳奚以有用之財為無益之費乎嗚呼所以所費之  
金養天下之賢士以所寫之字錄天下之奇書豈不  
安富尊榮而超軼前古耶不能以此自明而作為無  
益之事詎非大為盛德之累哉  
其失自見

**廣義** 嗚呼自東漢以來奉佛養僧者未有如胡元之  
盛然而胡運無百年者是佛之不靈而僧之無  
法也明矣世有溺  
而不知返者哀哉

### 夏四月以千奴史弼並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六月 術者趙子玉謀作亂伏誅

時衛王阿木哥名應圖識於是潛謀備兵器航海往高麗取  
曰阿木哥至大都埃時而發行次  
利澤縣事覺詔誅子玉等七人

**發明** 子玉倡為鬼說愚誘衛王其謀既露自取亡滅  
然則讖緯術數之學果何益哉故既以作亂書

續通志卷之五十五

之至此則正其伏誅之罪也然  
而以妖術惑衆者可以鑒矣

秋八月帝還大都○九月以赤列赤為平章政事○冬十  
一月增江南茶稅

初世祖時置權茶都轉運司於江州總江南及兩淮茶  
稅尋改江西其稅自二萬四千錠以漸增至一十九萬  
二千八百錠至是又因江西茶副法忽魯丁言立減引  
增課之法勅以二十五萬錠為額復增至二十八萬九  
千餘錠郡縣所輸場山谷之產不能克其半餘皆空  
取之民間歲以為常時轉運司得以專制有司凡五品  
以下官皆杖決州縣莫敢誰何江南僉  
事鄧文原請罷其司俾郡縣領之而不報

發明

書增不宜增也王者為國與民同利而不私其  
世祖初置權茶司以徵其稅今復增而益之則郡縣  
所輸場山谷之產不能充其半餘皆罄空取之民之  
貽害亦甚矣故書

六年春二月朔日食。夏四月帝如上都。以鐵木迭兒

為太子太師

鐵木迭兒家居未逾年復彘緣起為太子太師中外聞  
之莫不驚駭特御史中丞趙世延論其不法數十事并  
內外臺劾其不可輔尊東官者又

發明

蓬生麻中不扶自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此先  
正之格言也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鐵木迭兒  
姦邪小人夤緣進取以之為太子太師則幾何而不  
為太子之累乎是時趙世延論其不法帝皆不聽嗚  
呼仁宗號稱明睿而反覆愛小人為之羽翼他日  
養成亂階伊誰之過歟故特書以志其基禍之本

揚州火

殿官民廬舍二萬  
三千三百餘區

六月山東淮南諸路大水。秋八月帝還大都。冬十二

續綱目卷五十五

元二宗正統二年

世

月詔太子參决朝政

帝嘗顧侍臣曰卿等以朕居帝位為安邪朕惟祖宗創業艱難恒懼不能守成使百姓樂得其所朕念慮在茲卿等固不知也至是復語左右曰前代皆有太上皇之號今太子且長可居大位朕欲為太上皇與若等游觀西山以終天年群臣皆稱善右司郎中月魯帖木兒曰臣聞昔所謂太上皇若唐玄宗宋徽宗皆當禍亂不得已而為之願陛下正位保無疆之業前代虛名何足慕哉帝乃止

七年春正月朔日食帝崩

朝號仁宗國語稱曰普額篤皇帝帝天性恭儉通達儒術兼曉釋典不事遊畋不喜征伐不崇貨利事皇太后終身不違顏色待宗戚勳舊始終以禮大臣親老時加恩賚大官進膳必分賜貴近有司奏大辟每慘惻移時其孜孜為治一遵世祖成憲云

發明 南諸路大木此書正月朔日食而即書帝崩於下則其變不虛生信矣世之人其以災異為異則無恐懼之心然以災異之已然者觀之則捷如影響米有一毫之差忒所以綱目必書而不削者欲使後之人若驗已然之災異將然之德政而毋敢怠荒耳苟或不然又豈遇災而懼者哉

伯答沙罷。太后以鐵木迭兒為右丞相

帝崩方四日鐵木迭兒遂以太后命復入中書後數日參議省事乞失監有罪應杖太后又欲答之太子曰不可法者天下之公徇私而輕重之非所以正天下也繳除院使失烈門復以太后命請遷轉朝官太子曰此豈後官時和且先帝舊臣宜輕動俟子即位之後議于宗親元老賢者任之邪若黜之可也

發明 牝雞之晨惟家之索太后不知夫死從子之義后命復入中書則見鐵木迭兒不能迺其獨太后主此特書太后以者可見鐵木迭兒之再相獨太后主之其乎此可見小人之才本不足以太授為爾



二月太子以黑驢趙世榮並為平章政事。籍江南冒為

白雲僧者為民

先是省臣言江南白雲宗總攝沈明仁強奪民田二萬頃誑誘愚俗十萬人私賂近侍妄受司空名爵已奉旨追奪請汰其徒并還所奪民田江浙省臣亦言明仁檀度僧四千八百人賤賄鉅萬至是始正其罪籍其冒度為僧者獲為民

**廣義**

嗚呼自胡元入主中國紀綱不立法度廢弛未賈緣作妖至干若此之盛而尤不見正其何罪則元入之不綱也明矣胡運之衰於此可見

鐵木迭兒殺前中書平章政事蕭拜住御史中丞楊朵兒

只

初鐵木迭兒以蕭拜住及朵兒只成其奸惡必欲報之

史大夫秀秀哈雜問之罪以違太后旨殺朵兒只成其奸惡必欲報之鐵木迭兒不即斬汝以謝天下果違太后旨殺朵兒只成其奸惡必欲報之邪鐵木迭兒又引同侍衛史二人證其罪朵兒只成其奸惡必欲報之曰汝等備員風憲為是狗彘事邪坐者皆慙俯首鐵木迭兒即起入奏未幾揮旨執二人載諸國門之外殺之是日風沙晦冥都人恟恟道路相視以目復欲奪朵兒只妻劉氏與入劉翦髮毀容自誓乃免時鐵木迭兒日思報復仇怨誅戮不已左丞張思明謂曰山陵甫畢新君未立丞相恣行殺戮人皆謂陰有不臣之心萬一諸王駙馬疑而不至柰何不可不熟慮也衆皆危之鐵木迭兒大悟曰非左丞言幾誤吾事

**發明**

嗚呼小人之私而不公之心也苟有微疵每也鐵木迭兒憤拜住朵兒只故其私憤濫及無辜而

使忠臣義士陷於兌燭之中而人主不能為之辨明

群臣不能為之籲告哀哉直書鐵木迭兒殺則其無

若之罪又安足辭權其輕重正

其是非此綱目所以為斷案也

五

**廣義**

中書平章政事與夫御史中丞位高貴重者也鐵木迭兒殺之若草菅則元人之失政可見矣

三月太子即位大赦。尊皇太后為太皇太后皇后為皇

太后。加鐵木迭兒太師

尋詔中外毋沮議之鐵木迭兒既復相即奏委平章王毅右丞高昉等徵理在京錢穀虧耗者七十萬石及諸路歲貢幣帛稍弛繆者俱責償所司程督嚴刻怨讟復興矣

奪李孟封爵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

鐵木迭兒以孟初不附已讒構于上盡奪其前後封拜制命仆其先墓碑左遷為集賢侍講學士欲因其不就中害之孟拜命欣然帝謂鐵木迭兒子入爾吉思曰爾輩謂孟不肯為是官今何如由是無敢言者

**發明**

小人初不附已讒構於上盡奪其官則亦已矣而左遷之為學士嗚呼矣宗本即位之前聽其說

觀乎此然後可知當時之得失矣

**廣義**

柳觀孟以仁宗東宮舊恩起擢至此仁宗既崩去孟馬得為智于

以拜住為平章政事

拜住安童孫也初襲為宿衛長帝在東京聞其賢召之辭曰嫌疑之際君子所慎我掌天子宿衛而私往來東宮我固得罪亦豈皇太子之福耶卒不往至是由大常禮儀院使權拜平章政事

夏四月帝如上都。近臣獻七寶帶却之

有獻七寶帶者因近臣以進帝曰朕登大位不聞卿等進賢而為大獻帶是以帝誘朕也其還之

**發明**

人主初意之善或不改亦必能保其終如英宗之清

效不進要自圖回經畫未得其策烏可以彼揜其併沒其善而不錄哉此綱目所以於近臣獻也寶帶却

書之事皆特

廣義分註所載誠中原英主之見也乃出于胡元之

亡也

### 殺上都留守賀勝

鐵木迭兒怨勝嘗發張弼之獄乃奏其便服迎詔為不敬殺之籍其家

發明

尹氏曰人君之德莫大乎明明則奸邪不能欺莫大乎闇闇則奸邪得以乘鐵木迭兒怨勝嘗發張弼之獄乃構殺之而英宗竟不察其是否一聞誣譖即正典刑而其不明之過為可知矣賀勝冤抑之心為何如哉故書殺而不去其官明無罪也

### 阿散罷

出為嶺北行

以拜任為左丞相乃刺忽塔失海牙並平章政事。平章

### 政事黑驢御史大夫禿禿哈等謀逆伏誅

有告黑驢禿禿哈及阿散失烈門等與故要東木妻亦列失入共謀廢立事拜住曰此輩擅權亂政久矣今猶不懲謀危社稷請鞠狀帝曰彼若以太皇太后為詞奈何命悉誅之籍其家

發明

黑驢等謀為不軌將圖廢立此誠亂臣賊子之不於斯正乎至若不去其官所以深著其惡也

以鐵木兒脫為平章政事。六月以康里脫脫為御史大

夫。詔免沙門繇役。秋七月乃刺忽罷以廉詢為平章

政事。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趙世延獄

初世延既解中丞出為四川平章鐵木迭兒猶怨之不巳仁宗崩即屬其黨誘世延從弟胥益兒哈呼誣告之

續綱目卷五十一 元仁宗延祐二年

世延終無所屈  
置不問鐵木迭兒更以他事罔上繫之于獄  
速世延置對既遇赦猶鍛鍊成獄請置極典詔以經赦  
置不問鐵木迭兒更以他事罔上繫之于獄

**發明**  
凡書下某官獄無罪之詞也自鐵木迭兒專政  
以來凡有私憤期於必報欲殺則搆以罪而殺  
之欲左遷則搆以罪而左遷之欲奪其官則搆以疾  
奪之欲下獄則搆以罪而左遷之欲奪其官則搆以疾  
而英宗略無可否於其間者英宗之待小人如是其  
厚而待君子如是其薄豈不深可惜哉直書下獄而  
不言所坐責  
有所歸矣

### 冬十月帝還大都十一月始服袞冕享太廟

帝將以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母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  
制曰此追遠報本之道也母以朕勞於對越而有所損  
為至是以恭謝太廟乃備法駕朕冕以行禮至仁宗  
室輒歎歎流涕左右莫不感慟自是以明年正月四  
時親享歲以為常禮畢還宮故吹交作萬  
姓聳觀百年發典一禮畢還宮故吹交作萬

**廣義**  
其謬多矣獨此最為得之

### 河南饑

帝閱其故群臣皆莫對帝曰良由朕治道未洽卿等又  
不盡職致陰陽不和災害荐至自今宜各務勤恪以應  
天心毋使  
吾民重困

### 詔上書言事者得專達

鐵木迭兒奏比詔內外直言得失今上封事者或徑至  
御前乞令臣等開視乃入奏聞帝曰言事者當直至御  
前如細民訴  
訟者則禁之

**發明**  
易泰之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其  
志同也否之象曰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也上  
下不通而天下情得以上達也國之亂者由其上情  
不通下情不能上達也今言事者得以上達則庶幾  
無壅蔽之失矣豈不為當時之盛事哉故書予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之...

酉辛

英宗皇帝至治元年春正月罷元夕張燈于禁中

廣義 鐵木迭兒之計可謂奸矣英宗拒之不亦當乎

帝欲以元夕張燈禁中為鰲山時張養浩以禮部尚書參議中書省事遂具疏因拜往以諫曰世祖臨御三十餘年每值元夕閣間之燈亦禁况闕庭宮掖之嚴邃尤當戒慎今夕閣山之構所翫者小所繫者大所樂者淺所慮者深帝大怒既而喜曰非張希孟不取言即罷之賜養浩尚服金織幣以旌其直

發明 禁中張燈甚非美事世祖每痛抑之自是以後因而不禁則其失國之體大矣英宗因張養浩

之言復諫為革罷則一舉而聽言革弊皆在其中又豈其他復諫自賢者比哉故而綱目特揭而書之于冊則予之之意蓋可見耳

廣義 分註載養浩之言豈特元人之所當戒實萬世

二月殺監察御史觀音保等

傅勅建西山佛寺甚亟御史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成珪李謙亨以歲饑且東作方興上章極諫帝怒殺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杖珪謙亨流奴兒干地

發明 人君之德莫大乎剛明剛則斷不偏明則聽合矣值東作方興之時督西山佛寺之役人不能諫也

而觀音保等諫之不能言也而觀音保等言之蓋亦忠於朝廷者不聽則已殺之何為英宗又非昏庸之主曷為舉措之若是耶書殺之而去其官所以譏其失政之刑也

廣義 胡人篤於奉佛若飲醇酒而不覺自醉蔽固深密雖聖火與居莫之能化觀音保等不能堪破

此意而反遭毒手孰云智乎然則不立于惡人之朝者豈伯夷之矯情也哉

三月帝如上都

續綱目卷廿五 元英宗至治元年

帝以察罕腦兒行宮制度卑隘欲更廣之拜住曰此地苦寒入夏始種粟黍陛下初登大寶不求民瘼而遽興大役以妨農務恐失民望從之

以鐵失為御史大夫領侍衛親軍都指揮使。夏五月遷

武宗子圖帖睦爾于瓊州

時鐵木迭兒懷私固寵構讐骨內諸王大臣莫不自危中政使交住告脫歡察兒等交通親王於是徒圖帖睦爾居海南因禁日者母母交通諸王駙馬掌陰陽五科者母泄占候

六月朔日食。禁妄言時政

趙弘祚等以言事勒歸田里因禁妄言時政

廣義

于時胡元之政皆出鐵木迭兒然則禁言時政者彼將恣已所為而無忌憚也噫時政且禁言惡者尚難為之說願哉

以尺兒哈郎為平章政事。渾河溢

被災者二萬三千二百戶特大雨水滙沱河及巨馬河俱溢

秋九月帝還大都

先是駐蹕興和左右以寒請還上曰兵以牛馬為重民以稼穡為本朕遲留蓋欲馬得芻牧民得刈獲何計乎寒至大始還

冬十一月命鐵失領左右阿速衛。十二月立皇后亦啓

烈氏。作壽安山寺佛像

置中瑞司領之冶銅五十萬斤時復遣帝師往西番受戒賜金千兩銀四千餘兩鈔幣各鉅萬

發明

號作不宣作也天子主普天之下居臣民之上發萬邦之表率故也今乃費有用之財作無益之像縱使其佛果靈安能舍淨土而居於土木骨髓之上乎

此理甚明無足疑者英宗何若是之愚耶弗思甚也  
意以堂堂萬乘之君而作僧刹佛像豈不深可愧哉  
故特書

戊壬

二年春正月勅有司卹孔氏子孫貧乏者

廣義

嗚呼為往聖開來學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  
平者吾夫子也。不有吾夫子者出則人類絕之  
久矣。雖有帝王之興。將何以理天下哉。其有功於國  
家有功於生民自開闢以來。未有盛於吾夫子也。彼  
佛氏特西方之夷族耳。駕一偏之說。以聾瞽愚騷引  
徒延蔓。蟠踞中原。卒不可解。至於李元其勢益烈。蓋  
自世祖以來。集僧四萬。作資戒會。毀宋故宮。為佛寺  
幸大聖壽萬安寺。建天壽萬寧寺。傷金字佛經。作壽  
安山寺。佛像靡費鉅萬。畧不致惜。至於吾夫子。但卹  
其子孫之貧乏者。而未嘗見其有殊息異禮甚。則豈  
宦者而釋奠焉。向無如號一美。則與俳優之侮者。幾  
矣。嗚呼。其所尊者薄。而其所薄者厚。元人之謂也。

二月以人察買閭並為平章政事。禁捕駕為違者。其家免河間河南陝西十二郡民租之半。

以旱澇民饑故也

發明

人君之德不一而卹民之道為先。能卹其民則  
所以得民心者正。所以得民心也。今因十二郡  
早勞民居之故。則免半租。則其卹民之心。藹  
然見於書法之間矣。此皆綱目之特筆也。

夏四月帝如上都。秋八月鐵木迭兒卒。

鐵木迭兒自復相以來。恃其權寵。乘間肆毒。睡毗之私  
無有。不報帝覺。其所譖毀者。皆先帝舊人。滋不悅。其所  
為。乃任拜住。委以心腹。由是鐵木迭兒漸見踈外。因稱  
疾。不出。及聞拜住奉旨往立其祖安童碑。子范陽將復  
溢省事。入朝。至內門。帝聞其來。遣  
人上之。遂快。快而還。尋卒于家。

發明

鐵木迭兒不書爵惡其奸佞也。夫鐵木私憾蕭  
宗苟能明行天討。則鐵木豈容輕宥。况其相業無聞  
如奪李孟之爵。如殺上都留守賀勝之類。此皆小人

所為故綱目於其卒也削去其官以示貶耳若生免刑誅死無譏奪則何以為筆削之權衡哉

廣義是虜也報復私讐殺害無辜可謂罪大惡極者矣

### 太皇太后弘吉刺氏崩

下賊幸焉  
時有司將以十月有事于太廟太常奏國哀以日易月旬有二日外乃舉祀事帝曰太廟禮不可廢迎香去樂也

### 九月京師地震。冬十月以拜住為右丞相

鐵木迭兒死進拜住右丞相遂不置左相獨任以政

### 十一月朔日食，十二月復以張珪為平章政事

三年春正月起王約吳元珪韓從益商議中書省事吳澄

### 為翰林直學士

特約等以年老致仕丞相拜住一新政務尊禮老臣傳詔復起約等俾以其祿家居每日一至中書省議事至治之政多所參酌澄延祐初詔起為集賢直學士以疾不果行至是以拜住薦起為翰林直學士

發明起者徵擢之詞予之也此舉以當時之君子以之為相也特筆

書之意有在耳

廣義拜住為相即薦老臣庶乎其得體矣

### 罷上都諸路金銀冶

上都雲州興和宣德蔚州奉聖州及雞鳴山房山黃蘆三義諸金銀冶聽民採煉以十分之三輸官

廣義特書于冊所以著其不專利之美也

### 出趙世延于獄



續編卷七十五 元英宗至治三年

世延拘囚再歲其第自以所言涉誣亡去丞相拜住為言其無辜乃得釋因著令原告逃亡百日不出則釋待對者

### 二月頒行大元通制

時法制不一有司無所遵守命完顏納丹曹伯塔等纂集累朝格例而損益之凡為條二千五百三十九名曰大元通制頒行天下百無一生還者是一人身被五刑杖徒役於千里之外也法當非五刑各底於一人也果行改丞相雖是之而卒不果行

### 命鐵失振舉臺綱

帝嘗謂臺臣曰朕深居九重臣下奸貪民生疾苦豈能周知故用卿等為耳目曩者鐵木迭兒貪蠹無厭汝等拱默不言其人雖死且籍其家以懲後

### 勅寫金字藏經

轉方書金字藏經帝在上都使左丞速速詔學士吳澄為序澄曰主上駕經為民祈福甚盛舉也若用追舊謂為善者死則上通高明其極品與日月齊光為惡者死則下淪汚穢其極下與沙蟲同類其徒遂創為篤按之論以惑世人今列聖之神上同日月何庸薦拔且自國初以來凡偽經追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矣若已效是誣其祖矣撰為文辭不可以示後世

#### 發明

經序朱真宗之頒九經于川縣此皆佛在簡冊為可考者迨至有元之世事佛漸謹如作佛寺幸佛寺為可金字經兩見綱目君子前禮義之失也傳曰其所令反著其崇尚虛無而不知禮義豈不難哉

#### 廣義

吳澄拒元入之詔可謂不惡而嚴者矣道學之膏豈曰無人

### 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詔行助役法

三月帝如上都。夏四月詔行助役法

遣使考視稅籍高下出田若干畝使應役之人更掌之收其歲入以助役費官不得預

### 六月追奪鐵木迭兒官爵

鐵木迭兒既死罪惡日彰監察御史蓋繼元宋翼言其奸貪負國生剋顯戮死有餘辜乃命毀所立碑并追奪官爵及封贈制書籍沒其家貴

### 火風拔木

大風雨雹拔柳林行宮木二千餘株

### 奉元行宮正殿災

帝語群臣曰世皇建此宮之故也掌御大安閣見太祖世祖遺衣皆縑素木綿重如補綴嗟嘆良久謂侍臣曰祖宗創業艱難服用節儉乃如此朕焉敢頃刻忘之

發明 大風拔木行宮殿災不祥甚矣元之君臣既無德應天之責至是災發示戒猶不知警不

月而君臣遇禍元祚幾滅綱目詳而書之所以示人主兢業恐懼之端為後世戒耳於元乎何誅

### 秋七月詔減海運糧

拜住以海運糧視世祖時頓增數倍今江南民力困極而京倉克滿奏乞歲減二十萬石帝遂併鐵木迭兒所增江淮糧免之

廣義 書詔減海運糧者所以著元人之富庶也特患不能持盈守成國祚之所以衰矣

### 八月癸亥御史大夫鐵失弒帝于南坡及右丞相拜住

初鐵木迭兒既奪爵籍產鐵失等以奸黨不自安帝在上都以夜寐不寧命作佛事拜住以國用不足諫止之既而懼誅者復陰誘群僧言國當有厄非作佛寺大赦無以獲之拜住叱曰爾輩不過圖得金帛而已又欲庇有罪邪奸黨聞之益懼乃生異謀至是帝自上都南還駐蹕南坡是夕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亦兒諸王

廣義 鐵失與知樞密院事也先鐵亦兒諸王

被梯不花等謀逆以鐵失所領阿速衛兵為外應鐵失  
先與前平章政事赤斤鐵木兒殺右丞相拜住而鐵失  
直犯禁惺手弒帝于剛明其地二十一朝號英宗國語  
稱曰格堅皇帝帝性剛明其地二十一朝號英宗國語  
臣有爵勳賀者叱曰朕方脩德不暇汝為大臣不能巨  
翰反為鵠邪拜住進曰咎在臣等宜求賢自代帝曰母  
多遜朕之過也嘗謂宰執曰中書選人署事旬日御史  
臺即改除之臺除者中書亦然今山林儒逸良多卿等  
不能盡心求訪惟以親戚故舊更相引用邪其明  
斷多煩此然以果於刑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

發明

仇在十二秋八月甲午宋萬弒其君捷及其大夫  
其難春秋書之者其所以取也大夫死於其難而  
有不嘗者故知孔父牧息皆所取也著其節而書及  
宗拜住生而存則不可得而弒於是先攻拜住而後  
及其君能為有無亦庶幾焉亂臣賊子畜無君之心  
者以先翦其所忌則有終其身而不取動者也不有  
之臣乃其能國乎綱目賢拜住示後世人主崇獎節義

廣義

或曰分註載帝命作佛事無以獲之拜住叱拒之乃  
已不假令作之英宗果免于弒乎曰不亦何知  
與不弒實無係于佛事之與不作也鐵失自稱英  
行弒逆亦難免于誅戮此逆虜之本心也故史稱英  
宗果於誅戮奸黨畏誅遂構大變有足徵矣曰然則  
未有甲子其日于冊者此何以書八月癸亥曰然則  
莫重于此綱目之所以特筆事變之  
極也

諸王按梯不花等奉璽綬迎晉王也孫鐵木兒于北邊九  
月晉王即位于龍居河赦

也孫鐵木兒裕宗之孫晉王其麻刺長子襲封晉王仍  
鎮北邊初王有內史倒刺沙得幸於王嘗偵伺朝廷事  
機以其子哈散事丞相拜住得入宿衛久之哈散知  
失欲傾害拜住遂脫歸是年三月宣徽使探忒來王即

為倒刺沙言主上將不利於晉王由此二人深相要結  
八月一日鐵失家遣幹羅思來告曰我與哈散也先鐵  
木兒失秃兒謀已定事成推立王為皇帝又以此告倒刺  
沙曰汝與馬速忽知之勿令旭邁傑得聞也於是王命  
囚幹羅思遣別列迷失等赴上都以密謀告變未至帝  
遇弒諸王按佛不花及也先鐵木兒奉皇帝璽綬來迎  
晉王遂立于龍  
居河大赦天下

以也先鐵木兒為右丞相倒刺沙為平章政事鐵失知樞

密院事○冬十月鐵失也先鐵木兒等伏誅

諸王買奴言於帝曰不誅元凶則陛下善名不著天下  
後世何從而知帝深然之於是誅也先鐵木兒完者鎖  
其黨赤斤鐵木兒等悉誅之戮其子孫籍沒家產惟鐵  
木送兒子治書侍御史鎖南議遠流張珪曰鎖南從逆  
賊親斫丞相拜住臂乃欲活之邪尋亦伏誅餘黨俱免  
官

發明

刑君之賊法所必討帝因諸王買奴之請悉正  
典刑討賊之義正也蓋亂臣賊子始則弑其君

者欲圖後主之榮利然往滅亡誅戮無一全生然  
則果何益哉雖然君天下之大惡而亂臣賊子終  
無所逃者可見天理之在人心中不可得而泯沒耳  
苟使亂臣賊子而得以逃其生抑將肆其欲而無禁  
矣直書伏誅所以扶  
三綱而立人極也

廣義

鐵失等書伏誅者著  
元人討賊之義也

以烏伯都刺為平章政事○十一月帝至大都○詔雪楊

朵兒只蕭拜住賀勝等寃

御史言鐵木迭兒專政誣殺楊朵兒只蕭拜住賀勝伯  
顏觀音保鎖咬兒哈的迷失燕窩李謙亨成珪罷免王  
毅高昉張志弼請詔雪之詔存  
者召還錄用死者贈官有差

發明

朵兒只等為鐵木迭兒之誣殺銜寃泉壤今已  
久矣帝初即位而能首雪其寃此亦存天理於

既沒也。大書特書深予之耳。

追尊考晉王為皇帝，母弘吉刺氏為皇后。

廟號顯宗

盜竊太廟神主

太廟神主制皆用黃金為之。至是仁宗及莊懿慈聖皇后金主為盜所竊。太常博士李好文言：「在禮神主當以木為之，金玉祭器宜貯之別室，不從時參知政事馬刺兼領太常禮儀使當遷左丞集賢大學士張珪曰：『太常奉宗祐不謹，當待罪而反遷官。何以謝在天之靈命遂格。』

**發明**

定九年經書盜竊寶玉大弓君子則罪其不能守，夫以元失其政，姦臣擅權，雖先帝神主猶不能守，而盜得竊諸太廟，其能國乎？故失之書所以譏帝與執政之臣見不恭之大也。此義行則有天下國家者各知所守。

流諸王月魯鐵木兒等于邊地

月魯鐵木兒雲南按梯不花海南曲地不花奴兒于李羅兀魯思不花海島並坐與鐵失逆謀

封買奴為泰寧王

加邁傑等言南坡之變諸王買奴逃赴潛邸願效死力且請誅戮元凶上契宸衷嘗蒙獎諭今臣等議宗殿中能自投黨逆者惟有買奴請加封賞以示激勸遂以泰寧縣五千戶封買奴為泰寧王

以倒刺沙為左丞相

馬其沙紐澤鎮亮並加光祿大夫賜旭邁傑等金有差以討逆功也

泰寧皇帝泰定元年春正月以乃蠻台為平章政事。召

圖帖睦爾于瓊州。二月開經筵

江浙行省左丞趙簡請開經筵及擇師傅令太子及諸王大臣子孫受學。章上遂命平章政事張珪翰林學士

子甲

承旨忽都魯都兒迷失學士吳澄集賢直學士鄧文景王結等以帝範資治通鑑大學衍義貞觀政要等書進講

發明 人君莫大乎好學君不學則無以知治亂臣不學則無以濟經綸此學所以為治天下之先務也元易五主歷年五十然未見其有能開經筵者帝即位之初未遑他務而首開經筵可謂能知先務者矣豈不為自我作古者

廣義 元自世宗以來紛綽舉迭見于冊而未嘗有開經筵之美事也至此忽有是舉如雲霧一開而

日星朗然豈不為之一快

立皇后八不罕氏。立子阿速吉八為皇太子。夏四月

帝如上都。大風地震

帝以烈風地震戒飭百官并詔大都守臣集議以聞張集議來上都言鐵木迭兒與鐵失之機今復給還所籍家產患構成弒逆其子鎖南親與逆謀宜仍籍其家產其諸子尚在京師黃綠再入宿衛宜仍籍其家產子孫以明不共戴天之義諸王按捺不花字羅月魯鐵木兒曲呂不花等與鐵失逆謀其罪止於流竄宜誅之以謝天下遼王脫脫居鎮遼東因國家有變報復讐忽殺親王妃主百餘人分其羊馬畜產殘忍骨肉今不之罪乃復厚賜放還臣恐國之紀綱從此不振况令死者含冤感傷和氣宜奪削其爵土置之他所以彰天威武備卿即烈前太尉不花矯制令鷹師強守鄭國寶妻古哈刑曹逮鞫服實竟原其罪夫匹婦街冤三年不雨宜仍付刑曹鞫正其罪賈胡中賈寶石分珠寸石價直數萬夫以經國有用之寶而易此不濟飢寒之物是皆時貴與中賈之人妄稱呈獻冒給回賜高其價直且至十倍彼此通同暗行分用宜行禁止自古聖君惟誠於治政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初未嘗徼福於僧道也至元三十年醮祠佛事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止為例已倍四司積五百有餘今年一增其目明年即止為例已倍四之三矣比年佛事愈繁享國不永致災愈速事無應驗斷可知矣宜罷功德使司及累朝忌日醮祠佛事名目

止令宣政院主領備舉餘悉講罷游惰之徒妄役宿衛  
部屬及宦者女紅太醫陰陽之屬不可勝數一人收籍  
一門蠲復一歲所請衣馬芻糧數十戶所徵入不足  
給之耗國損民為甚宜如世祖時文請之數給之餘悉  
減汰自鐵木迭兒專恣鐵失構逆良善死於非命皆未  
申理宜加褒贈優叙其子孫天下繫囚寃滯宜命省臺  
選官審錄結正邊鎮利病宜命行省行臺體究與除廣  
海鎮戍卒更病者宜給粥食藥力死者給鈔責所司及  
同鄉者歸骨於其家廣東採珠勞擾宜悉停罷至元三  
十年以後冗員宜悉減併不該常調之人不得濫入常  
選凡官養馬駝宜如大德團槽之制所賜勲戚及宦者  
之田悉拘還官其僧道典買民田及民間所施產業宜  
悉役之左右之臣非有功德勞勩者明實跡不加  
賞賜請皆著為令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發明** 風乃陰氣地乃陰質前書大風拔木而有  
大姦雖誅群惡尚在貧緣進用漸干政事而大風地  
震之應不在茲乎分註既載其集議之類也時  
言帝復不聽惡在其能集議耶故綱目皆  
削而不書者則其不謂當時之意可見矣

**廣義** 觀張珪一疏凡數千言詞甚切至帝皆不從  
行也道既不行又不敢  
去惡在其為大臣哉

秋八月帝還大都。封圖帖睦爾為懷王。徙雲南王王禪  
為梁王。冬十月命左右丞相日直禁中。是歲水旱蝗

**發明** 其曰水旱蝗災及民物也言災而不言也災重  
及民也而詳志之如此者重民事謹天災仁人  
之心王者之務也胡氏曰遇天災而不懼忽民事而  
不脩而又為繁政重賦以蹙之國之亡無日矣綱目  
書此欲後世人君遇天變而當懼脩民事而不忽而  
不可視之為泛常也其義豈不明且切哉此綱目書  
災異而不書祥  
瑞之深意爾

二年春正月命懷王圖帖睦爾出居建康。三月帝如上  
都。夏四月革大臣兼領軍務

丑乙

參知政事左塔不花言大臣兼領軍務前古所無鐵失

以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以知樞密院事皆領衛兵如  
虎而翼故成逆謀乞軍衛之職勿以大臣領之庶  
薰舊之家得以保全從之仍賜幣帛以旌其直

五月河溢汴梁。秋九月帝還大都。冬十月倒刺沙罷

為御史大夫十一月復以為左丞相

**發明** 不書罷倒刺沙而書倒刺沙罷為御史大夫則  
是可罷者也復以為相果何禮乎帝之是非誠

大謬矣故書復以為左丞相以著其貳過也

。十二月以塔失鐵木兒為右丞相

**丙寅** 三年春二月以察乃為平章政事。帝如上都。夏四月

畿內河北山東饑

初張珪歸省保定帝思言之召還問曰卿來時民間如  
何珪曰臣老幼實不忍以金帛惠未及者十五六帝側  
命賑糴四月至是復令免三路及濟南等郡縣民半租

**發明** 畿必書重民災也夫以畿內河北山東皆元根  
本之地而同月饑焉則民之憔悴亦甚矣孟子

曰凶年幾歲而君之民若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  
四方者幾十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克而有司皆

莫之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泰定之世災異迭見  
而饑饉頻仍則其業亦治矣哉故特謹而書之

禁西僧馳驛擾民

先是西臺御史李昌言宣經平涼府靜會定西等州見  
西番僧佩金宇圍符絡繹道途馳騎累百傳舍至不能  
容則假館民舍因迫逐男子奸汚婦女奉元一路自正  
月至七月往返者百八十五次用馬至八百四十餘匹  
較之諸王行省之使十多六七驛戶無所控訴臺察莫  
得誰何且國家之製圓符本為造防警報之虞僧人何  
事而取佩之乞更正僧人給驛法且  
得以糾察不報至是聞其擾民禁之

秋七月帝還大都。河決陽武

續綱目卷五十五 元泰定帝泰定三年 三



漂民若萬六千五百餘家尋復壞汴  
梁樂利隄發丁夫六萬四千人築之

### 冬十月賜大夫源延聖寺田

中書省臣言養給軍民必資地利况土地祖宗所有子  
孫當共惜之臣恐茲復藉為口實妄興工役微福利以  
逞私欲也帝嘉納之然不能用

#### 廣義

嗚呼泰定可謂愚矣去年大風地震又水旱蝗  
今年畿內河北山東民畿并河尖陽武况以西  
僧馳驛擾民方禁止之今又以田而賜僧寺何其恬  
不知省耶惟其若是故明年旱蝗民饑山崩地震日  
蝕迭見于冊不亡得乎

### 十二月赦

時倒刺沙當國與平章烏伯都刺以私意欲因赦酬累  
朝賈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權用英廟至今為憲臺奪官  
者左司都事守本言今天下散災異而畏獻物未酬直者  
積怨形諸王言公給突天不意同虎有罪者官世祖

法也今上即位累詔法世祖若擢用之是廢成憲不  
汗前詔也復有邪佞駐職者將治之邪置不問邪殺  
本言相視嘆息明日  
觀詔本遂稱疾不出

#### 發明

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此諸葛武侯之言也是  
時倒刺沙當國以私意肆赦酬累朝賈胡獻物  
之直嗚呼大德而朝廷之惠豈不為小人之陰謀則失禮其  
矣不存大德而朝廷之惠豈不為小人之陰謀則失禮其  
小人擅政而敗其務小惠豈不為小人之陰謀則失禮其  
則泰定縱而不察以聽小人之所為享國不永焉足  
道哉故直書  
赦以深譏之

卯丁

### 四年春正月御史臺臣請親祀郊廟不允

先是監察御史趙思魯以大禮未舉言天子親祀郊廟  
所以通精誠逆福釐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易之禮也  
宜講求故事對越以格純嘏至是御史臺臣復  
以為言帝曰朕遵世祖舊制其命大臣稱之  
發明 郊為非出位之事也然必有其誠則有其神無

賈胡所獻諸物之直及權用英廟至今為憲臺奪官

其誠則無其神故必親往祀之所以通精誠報厥本  
生烝民阜萬物百王不湯之禮也泰定佛而不從乃  
以朕遵世祖舊制為言嗚呼世祖舊制固多而不遵  
者不以此何獨郊廟一事遵之乎此皆理屈詞窮強辯  
謂之賢君哉直書不見義不為尚可  
廣義 大抵祀者國之大事况乎天子之禮豈有大於  
祭天享親之禮耶是禮也奚可使入攝之聖人  
曰吾不與祭如不祭噫於此不用其裁  
惡乎用其誠泰定享國不永厥有由矣

帝如上都。夏四月盜竊武宗神主

發明 泰定之世兩書盜竊神主則其怠慢不恭之罪  
尚可謂之有人之國哉此皆元人無意守朝而妖氣  
乘之竊其神主云爾然此特書竊武宗神主者誠以  
武宗舍子而立弟而仁宗竊其主而舍姪則是違武宗之  
約而絕其統矣今而盜竊其主得非元人無意武宗  
神主而必書盜竊武宗神主邪此網目書法之深意  
而非元史舊文之可比也

早蝗民饑。秋八月山崩地震

通渭縣山崩。磧門地震。有聲如雷。晝晦。天全道山崩。  
飛石斃人。鳳翔興元成都峽州江陵地同日皆震。

九月朔日食

發明 泰定即位才四年爾早蝗民饑山崩地震日食  
地裂大風水旱之變紛紛見於史冊未幾果有  
帝崩之應諸王爭立朝政紊亂豈非以先事而戒變  
不虛生者乎災異若此先儒有言一念之善祥風和  
氣一念之惡妖星厲鬼後  
之有天下者可不戒諸

閏月帝還大都。冬十二月蔡公張珪卒

致和元年。春二月帝如上都命簽樞密院

事燕帖木兒等居守。徙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夏四

辰戊

月禁蒙古色目人居親喪

塔失鐵木兒剗刺沙請凡蒙古色目人效漢法丁憂者除其名從之

發明 三年之喪者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

而殺不以夷狄而末減此通行之達道耳蒙古色目

雖云夷狄然皆有父母之養初不生於空桑者詩不

云乎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聞

欲居親喪而反禁絕之者也元之悖禮可勝惜哉故

帝崩于上都

帝崩于上都 帝崩文宗不為立廟謚世止稱為泰定帝。王禕曰武宗以兄弟相及約繼世子孫迭居大位而仁宗感於檢言不守宿諾傳位英宗乃使武宗二子明宗武宗出居於外及英宗遇弒而明宗在北文宗在南晉邸來問

繼大統或謂晉邸非所宜立雖然晉王於世祖孫也於

次為長雖守藩服嘗有盟書今而國統之弗繼則求所

當立者舍晉王之系將誰屬邪然則謂晉邸非所宜立

者亦過也舊傳英宗之弒晉邸與聞乎故其歿不舉請

謚升祔之典明其為賊也然考之實錄皆不得其實傳聞之謬為可信哉

廣義 抑觀文宗不為泰定立廟謚者文宗之意以為

八月簽樞密院事燕帖木兒謀逆執中書省御史臺臣烏

伯都刺等下之獄遂遣使迎懷王圖帖睦爾于江陵

初燕帖木兒以帝由晉邸入繼與諸王滿剌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接之恩欲迎其二子周主和世疎及懷王圖帖睦爾立之至是帝崩于上都皇后皇太子遣使詣大都命平章政事烏伯都刺拔掌百司

印章及諭安百姓於是燕帖木兒與安西王陰結勇士  
八月甲午黎明百官集興聖宮燕帖木兒率其黨十七  
人兵皆露刃號於衆曰武宗皇帝有子二人天下正統  
當歸之敢有不順者斬乃執平章政事烏伯都刺御史  
臺臣鐵木哥并左丞朶朶魯政王上熙參議脫脫吳秉  
道等皆下獄乃與安西王入守內庭分處腹心於樞密  
推前湖廣左丞相別不花為左丞相詹事塔失海涯為  
平章速速為左丞王不憐吉台為樞密副使與右丞趙  
世延等分與庶務時有諸衛軍無統屬者及謁選不罷  
退軍官皆給之符牌以待調遣衆既受命皆注目而立  
未知所謝也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從人  
在懷王也燕帖木兒直宿禁中達旦不寐一夕再從人  
莫知其處者將一月又恐人心疑懼謀令塔失帖木兒  
矯為南使云懷王旦夕且至復令乃馬台為北使稱周  
王亦從諸  
王南來矣

**發明**

晉人舍嫡立幼春秋譏之書謀逆罪悖也秦定  
元年書立阿速吉八為皇太子則是神器有屬  
而非倉卒無繼者之比今而秦定既崩太子當立

燕帖木兒不顧大義逞其邪謀棄太子而迎懷王背  
國法而射厚利其罪可勝誅哉觀綱目之所書則逆  
以為勢昭然矣此所  
以為是非之斷案也

**廣義**

或曰分註載燕帖木兒以帝由晉即入繼與諸  
王滿禿等乘帝有疾恒懷異圖以身受武宗寵  
按之意欲迎其二子周王和世疎及懷王圖帖睦爾  
立之觀干此則知其欲報武宗之恩故也何以大書  
其謀逆耶曰豫讓有言既以委質為臣而求殺之是  
二心也今燕帖木兒既臣事秦定尚何異圖之懷乎  
臣事其君而懷異圖此所以為逆也况乎逆事成於  
一月然後矯使以迎懷王其初意將欲自移元鼎乃  
知人心不服不得已而迎懷王耳曰周王兄也懷王  
弟也燕帖木兒何不迎其兄而反迎其弟耶曰周王  
和世疎獲於仁宗朝嘗造謀以正名分且欲誅讒構之  
人事弗獲成逃居漠北况圖帖睦爾秦定初立嘗召  
於瓊州矣後又封為懷王又命出居建康又徙江陵  
道路之近消息之通實非周王之比且于時人心洶  
海燕帖木兒慮禍及已故矯召懷王以解急難耳觀  
其謂衆曰懷王旦夕且至其意瞭然矣綱目書謀逆

者誅其心也夫何過哉

### 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顏殺參知政事脫孛臺

初明里董阿至河南以密謀告伯顏伯顏從之遂殺其僚屬曲烈等而勒兵以俟參知政事脫孛臺獨曰今蒙古軍與宿衛之士在上都而令探馬赤軍守諸隘吾恐此事之不可成也伯顏不從是夜脫孛臺手刃欲殺之伯顏覺遂拔劍殺脫孛臺而奪其所部軍器馬匹圖帖睦爾發江陵遣使以伯顏為河南左丞相

**發明**

殺殺無罪也伯顏助逆無道與兵犯順而脫孛臺弗從則其所守者君臣之義而已孛臺欲誅伯顏而為伯顏所殺悲夫當時上無天子下無方伯而使忠臣義士殺於兇逆之干無所籲告可哀也已故直書伯顏殺則其專輒無君之罪著矣

### 燕帖木兒遣撒敦守居庸關唐其勢屯古北口○諸王滿

諸王滿剌哈台馬剌台闊闊出平章買闡集賢學士兀魯思不花太常禮儀院使哈海赤等十八人同謀附燕帖木兒事覺悉誅之

**發明**

欲知順逆之勢當觀向背之人滿剌等元室懿親視燕帖木兒之叛不能倡義討賊而乃助逆無道則其罪不待辨說而自明矣今而事覺遂皆誅夷嗚呼逆謀未成其身先戮然則倡邪鼓亂者果何益哉故既書謀叛以正其不赦之罪復書伏誅以正其討賊之罪由是亂臣賊子又安能苟免於天地之間哉

### 皇太子阿速吉八即位於上都遣梁王王禪右丞相塔失

### 帖木兒將兵分道討燕帖木兒

時年九歲改元天順

**發明**

書皇太子即位于上都所以予正統而明當立也至是直書分兵討者正名定罪故耳今焉正

其名義則明嗣君誅亂討逆而著燕帖木兒之有罪也  
也權其輕重而書之以討且著其正統之歸則亦足  
少伸大義於天下而使三綱  
之理未盡泯也嗚呼微矣  
廣義 書皇太子書討燕帖木兒正名定罪也

### 懷王圖帖睦爾入京師

次明里董阿闊闊台速速並為平章政事曹立為右丞  
伯顏為御史大夫趙世延為御史中丞高昌王鐵木兒  
補化知樞密院事

發明 入者逆而不順之詞不曰至而曰入不予其至  
也懷王既知泰定之子已正儲位則當力辭不  
至帥兵討賊則其名義庶幾正也柰何欲竊神器怡  
然就道即入京師而略無一毫遜避之意則難乎免  
於叛逆之罪矣今入京師而書曰懷王猶見其為元  
之臣子至於襲位以後皆斥其名以著其篡逆而非  
元之臣子也

### 九月圖帖木爾殺平章政事烏伯都剌流左丞朵朶朶等子

### 遠州

發明 烏伯都剌之殺前史皆以伏誅書未免失是非  
之公論矣夫附皇太子而拒圖帖睦爾則是舍  
送從順大義所在反謂之伏誅可乎此君子所為懼  
綱目所由作也噫必有君子者出然後綱目之義大  
明於天下矣此綱目  
徇名責實之深意

### ○諸王也先帖木兒等兵由遼東入遷民鎮○圖帖睦爾襲帝位

圖帖睦爾既至燕帖木兒以為擾攘之際不正大位不  
足以係天下之志圖帖睦爾以其兄周王和世疎在漠  
北欲虛位俟之燕帖木兒曰人心向背之機間不容髮  
一或失之莛齋無及圖帖睦爾曰必不得已當明吾志  
播告中外遂即帝位改元天曆詔天下曰謹俟大兄之  
至以遂固讓之心天赦封燕帖木兒為太平王右丞相

知樞密院加  
怕顏太尉

**發明**

襲者掩取之詞罪其逆也前書皇太子阿速吉  
入即位者正也此止曰圖帖睦爾何不于睦爾  
之有天下也故書襲帝位若曰襲而取之云爾綱目  
於秦書胡亥襲位所以明其不當立然胡亥之立猶  
書矯詔圖帖睦爾潛入京師竊據寶位則較諸矯詔  
襲位者又不侔矣故綱目直書襲位以著其篡逆之  
罪

**廣義**

按春秋傳輕行而取之曰襲  
書曰襲者明其無上授也

### 梁王王禪等兵入居庸關與燕帖木兒戰不利

初王禪等兵次榆林燕帖木兒將兵拒之遣撒敦失馳  
至榆林西乘其未陣薄之王禪兵稍却時圖帖睦爾復  
令燕帖木兒禦遼東兵次薊州王禪等兵遂破居庸關  
燕帖木兒聞之倍道還軍逆戰於榆河之北王禪兵復  
不利還至紅橋阻水而陣相持者累日

**發明**

燕帖木兒誠有可誅之罪則當選將討之  
致討詔告天下以誅亂臣猶或庶幾焉耳既不  
能然乃以梁王為制將不謂軍務安能成功至是果  
辱王師故書與燕帖木兒戰不利以罪之其為中興  
之累多矣惜哉與唐書吐突承璀討  
王承宗戰不利義同君子宜並觀之

### 靖安王闊不花等兵破潼關河南大震

闊不花等將陝西省兵東擊潼關破之遂克閩鄉陝州  
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兒分兵北渡河中趨懷孟河東官  
更皆棄城走帖木兒哥南過武關破鄧州直趨  
襄陽下郡縣三十餘橫絕數千里河南大震

### 諸王也先帖木兒等兵破通州遂趣京師燕帖木兒拒之

**引還**

充罕迭兒及諸王也先帖木兒軍破通州將襲京師燕  
帖木兒急引軍還擊之陽翟王太平敗沒死者蔽野餘  
兵皆潰而還

諸王恩刺台等兵入紫荆關

守關軍士皆潰散遂乘勝進逼京城遇敵兵於良鄉南轉戰至瀘溝橋聞燕帖木兒援兵益至乃引去

發明

自園帖睦爾襲位燕帖木兒謀逆至是已踰三月而諸王舉兵皆不書反誅亂臣討賊子汲汲然惟恐或後蓋以大盜未除環四海之內未有能正之者諸王雖不純乎義要之名曰為元誅亂之意固可暴白於天下故綱目詳書于冊亦足以見討賊有人大義未遂終泯者也然前史之脩既以圖帖睦爾為王故於諸王舉兵之事件往往以謀反入寇書之夫誅亂臣討賊子大義所在反謂之入寇可乎此君子所為懼綱目所由作也由

是大義明而是非正矣

冬十月圖帖睦爾遣使至陝西省臣執之送上都

初燕帖木兒遣人召陝西行省平章探馬赤行臺御史馬札兒台皆不至至是使者頌懷王即位詔至陝西及甘肅省臣臺臣焚毀其詔執其使械送於上都既而使者持詔至浙江歸言省臣亦皆不服懷王欲悉誅之

書左司郎中自當言於燕帖木兒曰雲南四川且猶未定乃欲以使臣一言殺行省大臣恐非盛德事燕帖木兒入言之事乃止

圖帖睦爾兵陷上都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死之

先是齊王月魯帖木兒及東路蒙古元帥不花帖木兒等聞懷王即位乃舉兵趨上都圍之時諸王大臣出戰屢敗勢感倒刺沙等奉皇帝寶出降梁王王禪遁走遼王脫脫遇害帝不知所終月魯帖木兒獲皇帝寶及淑諸王百司符印遣兵送倒刺沙等於京師

發明

書陷何賊之也考之分註攻陷上都者月魯帖木兒等必歸獄於圖帖睦爾者討首惡也遁走者匹夫之事梁王遇難不能委身一戰同死社稷而乃逃遁苟免不亦賤乎潦王脫脫死於兵難而分注以遇害為文綱目變文直書死之所以予其能全厥義也觀綱目之所書然從邪正逆順各得其所而邪逆者必無容身之地矣

身之地矣



**廣義** 陽上都者乃齊王月魯帖木兒與東路元帥不睦爾兵陷上都者與趙穿弒君而董狐直書趙盾意同誅首惡也

**圖帖睦爾告祭郊廟。靖安王闊不花等大敗河南兵進拔虎牢尋引還**

闊不花等兵至鞏縣黑石渡與河南兵戰大敗之獲其輜重鉅萬遂克虎牢旋引軍至汴會有使者來言上都已破河南省臣遣使來招諭闊不花等殺其使臣十餘輩既而圖帖睦爾遣使親諭之乃遂巡引去

**發明** 闊不花等率兵討賊所向克捷名義頗正今而反正明矣既而河南招諭殺其使者苟能自此聲大義於天下南向一決反正乘輿則討賊之義不亦偉乎惜其因賊親諭遂巡引還深罪之也

**十一月圖帖睦爾遷泰定皇后弘吉刺氏于東安州。遣使迎周王和世球于漠北。圖帖睦爾殺梁王王禪及左丞相倒剌沙等**

梁王王禪既遁圖帖睦爾募有能捕之者官五品以上尋被執賜死倒剌沙馬其沙紐澤撒的迷失及也先帖木兒皆棄市時復欲盡戮朝臣之在上都者平章政事敬儼抗論謂是皆常歲從行之人殺之非罪衆賴以免

**發明** 書圖帖睦爾告祭南郊所以罪其僭書圖帖睦爾遷泰定皇后于東安州所以罪其逆書圖帖睦爾殺梁王王禪等所以罪其專然書殺而皆不去其官所以明梁王等之無罪因以見圖帖睦爾之有罪也明乎此然後可知細目誅亂討逆之深意矣

**四川平章政事囊加台稱兵燒絕棧道**

囊加台自稱鎮西王以其省左丞脫脫為平章前雲南廉訪使揚靜為左丞殺平章寬徹等稱兵燒絕棧道其**發明** 不曰起兵而曰稱兵者不宜稱也燒絕棧道其惡尤甚矣囊加台苟能少知大義移檄天下共

謀討賊反正乘輿是乃臣子徇國之心也奈何自稱  
為王燒絕棧道則是乘時為逆而乘為元討賊者矣  
然何以不書反是時逆賊在上而加台雖反與之等  
耳苟以反書則是逆賊為正而天下必昧討賊之  
心焉綱目所以怒囊加台者正所以罪圖帖睦爾  
也其旨嚴哉此所以為綱目微君子莫能修之

弛蒙古色目人居親喪之禁

自願者聽

廣義

短喪之說君子非之矣况曰禁乎胡元禽獸之行何足道哉至此書曰弛者幸之也

春正月周王和世琜稱帝于和寧之北

圖帖睦爾屢遣使奉迎勸進王南還至和寧之比遂即位遣使還報諸王舊臣及兩宮之民間王使者皆歡呼鼓舞爭先迎謁所至成聚

綱目凡正統之年歲下大書而僭國之與篡位矣然通鑑於天曆二年皆大書綱目則斥而綱書之不其為正統也漢之呂后王莽唐之武后其義亦然稱者不宜稱也是故不宜王而主則書稱王不宜帝而帝則書稱帝稱皇帝所以明其僭耳此綱目書法之深意君子宜詳察焉

廣義

抑觀周王和世琜與懷王圖帖睦爾皆武宗之而不得遂逃居漠北而懷王弟也周王蓋嘗欲正名分也周王急於得國稱帝中道果何義哉且懷王奸維之首而其襲帝位遂諸王皆其功也周王逃生不暇尚何功之有哉夫懷王於帝位豈不欲耶而其迎兄於漠北者公論不容而惟恐人心之不從也觀其襲位之時有曰謹俟大兄之至以遂固讓之心則其奸准之念不攻自破矣為周王者則當因其所迎而至京師朝見百官雍容不迫而致推讓之辭則彼奸雄之心庶可折矣然後不得已而即位可也惟其慮不出此此所以來旺忽察都之禍惜哉

陝西大旱饑

賣州月廿五日

元憲皇帝九年

其

陝西自泰定二年至是不雨歲大饑人相食詔起張養浩為西臺御史中丞往賑之先是養浩棄官家居七詔不起至是聞命登車即行道經華山禱于岳祠一雨三日到官復大雨未黍自生秦人大喜時斗米十三緡稍昏即不用請庫倒換累日不能得民大窘養浩檢庫中未毀昏鈔得一千八十五萬悉以印識其背又刺十貫五貫為券給貧民命來商視印記諸庫驗數易與新鈔又率富商出粟及奏行納粟補官之令聞民有殺子以其肉徧示闔府官屬責其不能賑貸

**發明** 和氣足以致祥乖氣足以致異未有嘉祥非和氣所召而災異非乖氣所感者也是時周王兄第各相為逆人神共憤天理不容由是悖逆之氣磅礴充塞而旱乾作矣旱乾既作而饑饉生矣用是而觀則知天人相與之際有感必應疾如梓鼓豈不其可畏哉

二月圖帖睦爾立其妃弘吉刺氏為皇后○追尊周王母亦乞烈氏母唐兀氏並為皇后

**廣義** 追尊周王母者掩入耳目也

三月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赴漠北夏四月周王以燕帖木兒為太師

圖帖睦爾遣燕帖木兒奉皇帝寶上周王於是諭廷臣曰寶璽既北上繼今國事其遣人聞於行在所燕帖木兒見周王嘉其功以為大帥復諭之曰凡京師百官朕弟所用者並仍舊其諭以朕意燕帖木兒因奏陛下君臨萬方國家大事所任者皆院臺而已宜擇人君之乃用哈八兒充等為平章政事等官皆武宗舊人也是日宴諸王大<sub>臣</sub>於行殿因諭臺臣曰太祖有訓美色名馬人皆玩之然方寸一有係累即能敗名喪德卿等亦掌念及此乎世祖初立御史臺首命搭察兒奔帖傑兒二人協司其政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其右手也樞密其左手也左右手有疾治之以良醫省院闕失不以御史臺治之可乎凡諸五百司違法越禮一聽舉劾

風紀重則貪墨懼猶斧斤重則入木深也朕有缺失卿等亦當以聞不汝責也

**發明** 圖帖睦爾之迎周王奉寶璽非出於中心特畏

惺耶然周王既書稱帝而此不書者不予其為帝也

此不斥其名而止書周王者是時上無天子况又較

諸懷寧猶可怒耳網目豈厚於周王而

薄於懷寧乎然皆循名責實之意也

### 周王遣使立圖帖睦爾為太子

**廣義** 太子天下之本京師詔告天下中外無猜庶乎絕覬

覷之心而有以定民志况圖帖睦爾於去年十一月

既已奉迎周王於漠北矣何以遲遲其行又戀漠北

以忽京師之重適足以成圖帖睦爾朵頤之勢且圖

帖睦爾急於得國之心如火斯熱然其迎兄於漠北

### 以徹里帖木兒為平章政事。旱蝗民饑

河南北山東兩浙饑民毋慮百餘萬戶

### 囊加台降尋殺之

圖帖睦爾遣使至四川赦囊加台籍其家

**發明** 囊加台稱兵僭號其罪甚矣誅之宜矣烏為以

殺書然加台固賊圖帖睦爾亦賊耳直書曰殺

不子賊討賊也

### 秋七月朔日食。西臺御史中丞張養浩卒

養浩自到官未嘗家居止宿公署夜禱于天晝出賑飢

母至順間追贈平章政事濱國公謚文忠

太白經天

發明 嗚呼天人相與之際其可畏也是時圖帖睦爾昭特以著其骨肉相殘之慘耳是以人心之殺建成元吉知而天象之明灼可驗是故唐太宗之殺建元吉而不太白見秦分圖帖睦爾之殺周王而太白經天變不虛生信哉明乎天人之理然後可與論綱目書法之意矣

卒。八月丙戌周王次旺忽察都圖帖睦爾入見庚寅王暴

廟號明宗。胡粹中曰聞之故老言燕帖木兒且怒且懼既上馬崩燕帖木兒乃言皇太子其說不合

發明

然則何以其位乃以弟統其兄武宗之嫡嗣圖帖睦爾遷就其說至於周王則素無疾恙一日圖帖睦爾入見而善終者皆不書其地惟更彰彰無可疑者綱目皆以著其子不敢明言其事之意固非不為圖帖睦爾

廣義

於八月丙戌入見至庚寅王暴卒則圖帖睦爾不知有周帳已五日矣弒兄之罪奚翅綱目於事變之大者必與鐵失弒君相例同

圖帖睦爾以伯顏為左丞相欽察台阿兒思蘭海牙趙世

廷並為平章政事

兒知樞密院鐵木兒補化鐵木兒脫並御史大夫

圖帖睦爾復襲位于上都大赦

發明也書復襲位重賤之也圖帖睦爾篡位之心素一

見此乃暴卒既沒其兄復襲其位則其悖逆之心遂

廣義前既襲帝位于上都而今又

建龍翔集慶寺于建康

命阿榮趙世安督工臺臣監造於是南臺御史言陛下

龍潛建業居民因於供給幸而獲觀今日莫不踴躍非

常之恩今奪民特驍民居以兩佛寺臺臣表正百官委

臣為免臺

發明肆為興作誇耀于之欺世也既竊其位志驕意滿

建康今而竭寺以其財示於營建僧利以為龍翔於此慶集

於此而襲位欲蓋彌張由君子觀之豈不甚

為可耻乎綱月特書于冊所以深貶之爾

廣義矣豈父安長治之象哉吁春秋責備賢者君子

詔脩經世大典

勅翰林國史院同奎章閣學士采輯

冬十月徵故中書省臣朶朶王士熙等十二人于貶所放

歸田里。十一月湖廣徭賊寇邊

十二月以西僧輦真吃刺思為帝師

帝師至上命朝臣一品以下咸郊迎上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為動惟國子祭酒李承魯舉能立進曰帝師釋如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予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為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眾為之栗然也

發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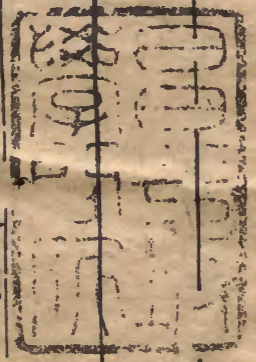
若長耳所謂帝師者必其有道德之可尊有規矩之可法父子能親君臣能一義夫婦能別長幼能序朋友之師也今出庶物卓乎為一世之楷模然後可為帝師之所厭棄者以為帝師何其謬哉故綱目直書以

著其失

廣義

昔梁武帝三舍身於同泰寺為奴餓死臺城今其分文雖殊而其愚一也且未子綱目有書曰國師者而

尹氏發明曰謂之國師于以見舉國之人皆師之矣今而曰帝師始有甚焉嗚呼自東漢以來奉法之儒者莫如梁武帝元文宗然其有靈而故短梁之祚不求是佛之不靈也明矣使其有靈而故短梁之祚不胡之運則不若也可惡哉



續資治通鑑綱目卷之二十五



續編目録廿五

公家文書

五

文書目録



120
21
47

